



皇清經解卷三十八下

學海堂

禹貢錐指

德清魏明經

渭著

導嶓冢至于荆山

傳曰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荆山荆山在荊州正義曰梁州云岷嶓既藝是嶓冢在梁州也渭按後魏地形志華陽郡嶓冢縣有嶓冢山漢水出焉唐六典山南道名山曰嶓冢嶓冢縣故城在今陝西漢中府沔縣西南四十里西南接寧羌州界山今在州北九十里荆山見荊州在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西通典云南漳漢臨沮地有荆山也

山海經云漢水出緡嶠山蓋嶓冢之異名也本在漢中郡

沔陽縣界

沔陽故城在今沔縣東南十里

後魏正始中析沔陽置嶓冢縣

皇清經解

卷三十八下

胡明經禹貢錐指

一

屬華陽郡故地形志云其縣有嶓冢山隋省沔陽入嶓冢

屬梁州大業初改置西縣

其故城在沔縣界西北去唐西縣治白馬城五里

故隋

志云西縣有嶓冢山唐武德二年分利州綿谷縣之通谷

鎮置金牛縣

金牛故城在寧羌州西北本漢廣漢郡葭萌縣地蜀為漢壽縣地晉為晉壽縣地東晉為

綿谷

縣地而山入其境故括地志云嶓冢山在金牛縣東二十

入里通典云金牛縣有嶓冢山四年又分綿谷置三泉縣

其故城在今寧羌州西北東至西縣一百五十里天寶初徙治於此西南去舊縣一百二十里

寶曆初省

金牛入三泉故寰宇記云嶓冢山在三泉縣東宋至道二

年升三泉縣為大安軍紹興三年改建軍於西縣界復置

三泉縣隸軍

今為大安驛在沔縣西南九十里接寧羌州界

故輿地紀勝引宋朝

郡縣志云今之言漢水以西縣之嶓冢山為源後又省二

泉入軍故地理通釋云蟠冢山在大安軍西元降軍爲縣故大一統志云漢水源出大安縣蟠冢山明初以其地改置沔縣又於縣西南置寧羌衛成化二十二年卽衛置州而山入其境故漢中府志云蟠冢山在寧羌州北九十里蓋此山本在漢沔陽界西南接葭萌自後魏以來言山之所在曰蟠冢曰西縣曰金牛曰三泉曰大安曰寧羌地名六變而山則一皆在古梁州之域其爲禹貢之蟠冢無疑也

金牛故城有二一在通谷鎮元和志云武德二年分縣谷縣通谷鎮置金牛縣者是一在白土店寰宇記云廢金牛縣本名白土店開元十八年移治於此西去舊縣三十里

皇清經解

卷三十八下

胡明經禹貢錙指

二

南臨東漢水者是通谷鎮今在寧羌州西北白土店卽金牛鎮今爲驛在州東北七十里也蟠冢山元和志云在金牛縣東二十八里蓋襲括地志之文據舊縣言之也吳幼清不知乃云在金牛鎮東二十八里大謬續通典九域志皆云金牛鎮在三泉縣東六十里則舊縣西距三泉三十里而寰宇記云山在三泉縣東二十八里則反出舊縣之西矣蓋二乃五字之誤三泉東至舊縣三十里又東二十里爲蟠冢山共五十八里也

蟠冢山孔傳不言所在之郡縣而正義引地理志以實之曰隴西郡西縣蟠冢山西漢水所出夫此水卽嘉陵水之上源非禹貢之所謂蟠冢導漾東流爲漢者也而班固以

西縣之嶓冢爲禹貢之嶓冢謬矣自是以後言嶓冢者率依班氏如張衡西京賦云終南太一連岡乎嶓冢潘岳西征賦云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玩其辭意皆主隴西而言司馬彪郡國志亦云漢陽郡西縣有嶓冢山無異議也自後魏正始中析沔陽地置嶓冢縣以表其山而名始著酈道元卒於孝昌二年前距正始置縣之時凡二十餘歲本朝典故生所親見而注水經不言豈事在成書之後不足追改抑亦因其晚出而疑之乎然漾水注引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嶓冢爲分水嶺作者亦似知班志之謬而以禹貢嶓冢爲當在漢中也者不然於漢中記奚爲詳及隴西之山邪

皇清經解

卷三十八下

胡明經禹貢錐指

三

由此觀之則魏收以前已有知嶓冢在漢中者不待地形志出而後知也穎達豈未之考乎然班志雖以西縣嶓冢

爲禹貢之山而漾水則自繫氏道之下不言出某山

養與漾通

或作養

白水經云漾水出氏道縣嶓冢山而氏道亦有嶓冢

矣常璩華陽國志云東源出武都氏道縣漾山爲漾水而氏道之嶓冢且有漾山之目矣郭璞注山海經云嶓冢今

在武都氏道縣南酈道元注水經云東西兩源俱出嶓冢

而同爲漢水則似一山跨二縣之境而在西縣者爲西源

在氏道者爲東源矣輾轉迷惑愈久愈譌說經者不能出其窠臼而禹貢之嶓冢幾不可問矣西縣故城在今秦州

西南氏道今不知所在蓋自晉永嘉之亂隴西沒於氏羌

郡縣荒廢常璩郭璞皆云氏道屬武都而晉志武都郡無之則此縣之不可考久矣要之二縣在隴西皆古雍州域也而禹貢嶓冢乃梁州之山不應闌入雍域故唯魏收所言爲得其實

秦州之嶓冢與寧羌之嶓冢南北相距五六百里

漢志南郡臨沮縣下云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漳水所出通典云臨沮故城在當陽縣北而南漳亦臨沮地按隋志西魏析臨沮置重陽縣後周改曰思安開皇十八年改曰南漳有荆山今南漳縣西少北八十里之荆山是也左傳昭四年司馬侯曰荆山九州之險十二年右尹子革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後漢志臨沮縣有荆山劉昭曰荆州記云西北三十里有清谿谿北卽荆山首日景山卽下

皇清經解

卷三十八下

胡明經禹貢錐指

四

和袍璞之處水經注云沮水出東汝陽郡沮陽縣西北景山卽荆山首也高峰霞舉峻竦層雲山海經曰金玉是出亦沮水之所導故淮南子曰沮出荆山杜預曰水出新城縣西南發阿山蓋山異名又云漳水出臨沮縣荆山荆山在景山東一百餘里新城沛鄉縣界雖羣峰競舉而荆山獨秀元和志云荆山在南漳縣西北八十里三面險絕唯東南一隅纔通人徑寰宇記云南漳縣荆山頂上有池喬松翠柏列繞其旁

內方至于大別

傳曰內方大別二山名在荊州漢所經正義曰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也地理志無大別

鄭玄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左傳云吳旣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如預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內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荊州界也蘇氏曰二別山皆在漢上蔡氏曰內方在今荊門軍長林縣大別在今漢陽軍漢陽縣渭按地理志六安國安豐縣下云禹貢大別山在西南鄭杜說所自出正義謂志無大別何也安豐後漢屬廬江郡其故城在今江南廬州府霍山縣西北竟陵故城在今湖廣安陸府鍾祥縣南長林故城在今荊門州東漢陽縣卽今漢陽府治大別山在其東北水經注所謂翼際山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六

胡明經禹貢錐指

五

後漢志竟陵縣有章山本內方劉昭曰荊州記云山高三十丈周百餘里水經沔水自荊城東南流逕當陽縣之章山東注云山上有古城太尉陶侃伐杜曾所築禹貢所謂內方至于大別者也旣濱帶沔流實會尙書之文矣括地志云章山在長林縣東北六十里漢水附山之東傳同叔曰五代晉改竟陵曰景陵通典云長林縣有章山今景陵隸安州長林隸荊門以地勢觀之今其山不復景陵有矣渭按漢竟陵故城在今鍾祥縣界劉宋析竟陵至長壽宵城二縣後周省竟陵入長壽明嘉靖初更名鍾祥章山本在此地自晉析編縣置長林割竟陵西境以益之故章山在長林界中景陵故宵城後周改曰竟陵雖襲漢縣之名

而章山元不在其地也唐貞元末析長林置荆門縣宋爲荆門軍元降爲州明省長林縣入焉故章山今在州東北與鍾祥接界此山在長壽不在宵城之明證也水經以章山繫當陽豈以古當陽本在今縣東百四十里綠林長坂之南故山在其境與元和志云內方山在沔州漢川縣南九十里漢音義漢川今爲漢川縣屬漢陽府此別是一山寰宇記謂卽禹貢之內方非也

大別山在漢陽府城東北半里漢水西岸左傳定四年吳伐楚自豫章與楚夾漢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杜預云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水經注江水東逕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地說曰漢與江合

皇清經解

卷三十八下

胡明經禹貢雜指

六

于衡北翼際山傍者也山上有吳江夏太守陸渙所治城蓋取二水之名地理志曰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也舊治安陸吳乃徙此山左卽沔口矣沔左有却月城故曲陵縣後乃沙羨縣治也羨音夷元和志魯山一名大別山在漢

陽縣東北一百步其山前枕蜀江北帶漢水山上有吳將魯肅神祠渭按禹貢大別山杜元凱已知在江夏不在安豐酈氏亦主杜說而終不能指魯山爲大別至唐人始能言之小別一名甌山在漢川縣東南十里詳見導漾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渭按岷漢書作嶓後同

傳曰岷山江所出在梁州正義曰梁州云岷嶓旣藝是岷山在梁州也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曾氏曰岷嶓

皆南條山故岷山不言導其文蒙於導嶠冢也吳氏曰蜀以西近江源者皆爲岷山連峰接岫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繞皆岷也岷山之陽其山非一衡山南岳也在衡州衡陽縣北七十里南一峰曰岫樓山自縣西北以至湘南縣東南皆衡山也渭按岷山地理志云在蜀郡湔氐道徼外湔氐道今爲四川潘松衛山在衡西北衡山縣本漢湘南縣今屬湖廣衡州府唐志衡山縣有南岳祠元和志云岳廟在縣西三十里衡陽今府治也

古今言岷山者凡四處 在今四川松潘衛衛東南去布政司七百六十里史記作汶山封禪書云自華以西名山七有瀆山蜀之汶山也漢書地理志云岷山在湔氐道西

皇清經解

卷三十六

胡明經禹貢錙指

七

徼外江水所出蜀志秦宓曰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華陽國志云岷山一名沃焦山其跗曰羊膊江水所出任豫益州記云大江泉源始發羊膊嶺下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闕水經注云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卽瀆山也又謂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導隋志汶山在汶山郡左封縣唐悉州治東至翼州一百九十里今壘溪營西有廢翼州此皆謂在松潘者也一

在今成都府之茂州州本冉駘國漢以其地置汶山郡治汶江縣晉改曰廣陽隋又改曰汶山山海經注云岷山在廣陽縣水經注云汶水出汶江道徼外嶠山玉輪坂下元和志云汶山縣有汶山卽岷山去青城山百里天色晴明望見成都卽隴山之南首張弼西岳碑云岷山在茂州列

鷺村其跗曰羊膊也輿地廣記云岷山在汶山縣西北俗謂之鐵豹嶺王氏地理通釋云大渡河一名羊山江源出鐵豹嶺嶺卽羊膊之異名也此皆謂在茂州者也一在成都府之灌縣縣本漢縣虎鄆江原三縣地周武帝分江原置青城縣因山爲名元和志云青城山在蜀州青城縣西北三十二里杜光庭成都記云岷山連峰接岫千里不絕灌縣青城山乃其第一峰也縣志云汶山在縣北三十里蓋卽青城矣一在今陝西岷州衛衛本漢隴西郡地西魏置溢樂縣今衛治卽其故城括地志云岷山在岷州溢樂縣南連綿至蜀幾二千里皆名岷山元和志云山在溢樂縣南一里此皆謂在岷州衛者也然則岷山最大志家各就其所在言之陸游曰自蜀郡之西大山廣谷豁衍起伏西南走蠻菁中皆岷山也薛季宣曰今自岷洮松壘以南其大山峻嶺班班可考者皆岷山之隨地立名者耳此說是也觀漢志云山在徼外則固不可以湔氐一縣限之矣大抵岷山北起於溢樂實跨古雍州之境而南則訖於青城綿地千餘里與太行伯仲或專指在松潘亦非篤論然大江所出則必直氏道西徼外者也

舜典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傳云衡山也後漢志長沙郡湘南縣下云衡山在東南劉昭曰郭璞云山別名岫嶼湘中記云遙望衡山如陳雲沿湘千里九向九背迺不復見水經注云湘水北逕衡山縣東山在西南有三峰一名紫

蓋一名容峰

此處恐有脫誤盛弘之荊州記云衡山容峰有三峰一名紫蓋一名石圉一名芙蓉

最爲竦傑自遠望之蒼蒼隱天故羅含云望若陳雲非清

霽素朝不見其峰丹水湧其左醴泉流其右山經謂之岫

嶺山爲南嶽也山下有舜廟南有祝融冢衡山東南二面

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七百里中有九向九背故漁者歌

曰帆隨湘轉望衡九面山上有飛泉下映青林直注山下

望之若幅練矣徐靈期南岳記云南岳周回八百里回鴈

爲首嶽麓爲足

嶽麓在長沙故唐志潭州湘潭縣有衡山

長沙記云衡山軒翔

聳拔九千餘丈尊卑差次七十二峰最大者五芙蓉紫蓋

石廩天柱祝融祝融爲最高韓退之曰五岳於中州衡山

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顧璘遊

皇清經解

卷三十六

胡明經禹貢錘指

九

衡山記云登祝融之顛俯視四極蒼然一色山川雜陳瑣

細莫辨風自遠來其力甚勁候與地下絕殊比曉觀日出

海體象洞見近若疆中東餘游氛浩漫無際

爾雅釋山云江南衡李巡曰南岳衡山也下文又云霍山

爲南岳郭璞曰霍山今在廬江灊縣灊水出焉別名天柱

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今彼土俗人皆呼

之爲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

以霍山不得爲南岳又云漢武帝來始乃名之卽如此言

謂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滑按徐靈期記云衡山爲

南岳其來尙矣至于軒轅乃以灊霍之山爲其副焉故爾

雅云霍山爲南岳此蓋本方士家言漢武信之遂移衡山

之祭於灋霍其實南岳曰衡山初無二名釋山後一條當是漢人所附益璞據不經之言以衡山一名霍山自古已然非由漢武不亦謬乎

或問岷山之陽從何起日當起於灌縣杜光庭云青城乃岷山第一峰可證也日斯言其足信乎日酈道元云青城山上有嘉穀山下有蹲鴟卽芋也所謂下有蹲鴟至死不飢卓氏之所以樂遠徙也

見水經第三十卷江水注

按史記卓氏之

言日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卓氏云岷山下有蹲鴟而道元以青城山當之是青城亦岷山也自南數之則爲第一峰耳禹導山蓋從

此始循江而南且東以至於巫山乃不出三峽而並夷水

皇清經解

卷三十六

胡明經禹貢錐指

十

以東且南逾澧水沅水以至於衡山也難者日岷山之陽極其莽蒼子何以的知其所經余日禹導此專爲江水觀導江文云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則不經三峽可知矣至于衡山觀九江之上流也及衡而止不過其山南故衡不言陽

傳云衡山江所經非也江水南距衡山五六百里山乃湘水所經於大江無涉妄說如此此豈身爲博士具見圖籍者之所爲乎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傳日敷淺原一名傅陽山在揚州豫章界正義日地理志豫章廬陵縣有博陽山古文以爲敷淺原朱子曰過九江至于

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橫截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是漢水過三澌之例也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者言導岷陽之山而導山之人至于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敷淺原也是導岷岐荆山而逾于河以盡恒碣之例也

見九江
彭蠡辨
渭按九江卽洞庭說見荊州漢志傳易山傳讀曰敷今注疏本作博字之誤也晁以道云饒州鄱陽縣界中有歷陵故縣及傳陽山其說近是禹導山至此爲豬彭蠡計也而三江形勢亦大略可見他日揚之所治唯茲二水豈非其明效哉

蔡傳云過經過也與導岷逾于河之義同孔氏以爲衡山之脈連延而爲敷淺原者非是蓋岷山之脈其北一支爲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所謂敷淺原者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其非衡山之脈連延過九江而爲敷淺原者明甚渭按蔡說本朱子彭蠡九江辨以經義觀之此過者自當爲導山之人若與之辨山脈則又安知岷之北支爲衡者果盡於九江之西而廬阜爲南支之盡處也邪朱子本謂禹所表識諸山非若今論葬法者之所言卽以山脈言之亦不如此所以深見其說之謬語意圓活蔡氏述之則未免實且滯矣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焦弱侯云蔡氏之說蓋本其祖父牧堂西山此亦能窺見其微山脈與地脈何異恐未足折東坡於泉下也

禹既至衡山循湘水西岸而北渡湖至巴陵所謂越洞庭之尾也自巴陵循江水南岸而東踰廬阜抵歷陵所謂東取山路以至敷淺原也古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禹導山自九江以至敷淺原所行皆在其境而蔡傳謂江淮地偏禹或不親行且三苗負其險阻頑不卽工官屬之往者亦未敢深入故誤以彭蠡爲江漢之所匯豈其然乎殆不然矣

古文以歷陵之傅陽山爲敷淺原當有所本今欲知山在何處必先明縣在何境通典云江州潯陽縣有蒲塘驛卽漢歷陵縣也驛前有敷淺原原西數十里有敷陽山渭按

唐武德八年於潯陽縣置蒲塘驛後改爲場五代時楊吳

皇清經解

卷三十六

胡明經禹貢鑑指

七

升爲德安縣今治故驛也杜佑以驛爲漢歷陵縣不知何據豈因王莽改歷陵曰蒲亭而遂以蒲塘附會邪黃子鴻深疑之嘗爲之辯曰漢志豫章郡領歷陵縣晉志歷陵與餘汗鄡陽俱割屬鄱陽郡而柴桑則屬武昌郡不應歷陵反出柴桑之西也因謂晁氏云歷陵在鄱陽者爲是且曰吳志歷陵有石印山卽今饒州府之鄱陽山亦歷陵在鄱陽之一證也今按鄱陽山在府治鄱陽縣西北一百五十里鄱陽湖中亦名石印山鄱陽縣故城在今府城東六十里三國吳至隋皆爲鄱陽郡治唐移於今所然則府城西當卽爲故歷陵地敷淺原蓋在鄱湖之西落星之畔也說文原高平之野人所登原固有山體故謂之傅陽山猶疆

梁原亦稱華原山杜氏析山與原爲二處非也禹導山至此彭蠡三江之形勢皆在其目中而鄱陽以東亦率是山谿無甚水患禹自此還矣

德安縣卽唐蒲塘驛據杜氏所言則傳淺原當在縣南而敷陽山在原西相去數十里宋羅泌曰按驛西數十里惟有一望夫山潯陽志謂傳陽山在德安縣南十三里望夫山在德安縣西北十五里邑人或云縣有古敷淺原登此可以望之然則此望夫山卽杜所謂傳陽山而此傳陽山乃杜所謂敷淺原也文獻通考德安縣有敷淺水吳幼清云德安卽漢歷陵縣地敷淺原蓋兼山水而名敷陽乃其中間之小山廬阜則其盡處之大山也是皆遵通典之說

皇清經解

卷三十六

胡明經禹貢錐指

三

渭按周景式廬山記山高二千三百六十丈山圖云周四百餘里壘嶂之巖萬仞鄠道元曰秦始皇漢武帝及太史公司馬遷咸升其巖望九江而眺鐘彭焉然則禹導山至此胡不一登其巔覽彭蠡三江之形勢而乃抵蒲塘而遂止此亦事理之難信者且其所謂敷陽山小而卑北距大江東南鄱湖皆一百五六十里禹登之不足以望遠彭蠡三江之形勢未悉奚爲遽改轍而北邪以德安爲歷陵而指縣南之山爲敷淺原恐屬不根之談未可以其出於杜佑而信之也

朱子九江彭蠡辨曰今之所謂敷淺原者爲山甚小而庠不足以有所表見而其全體正脈遂起而爲廬阜則甚高

且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唯是乃爲宜耳又答程泰之書曰詳經文敷淺原是衡山東北一支盡處意卽今廬山若如晁氏說以爲江入海處所過之水又非特京口而已是其意以廬阜爲敷淺原也然此山高峻似不可名之曰原金吉甫云敷古文作傳傳陽山在廬阜之西南則是敷淺原之陽也蓋廬山雖高而其中原田連亘且人民僉居所以有敷淺原之名是亦善解矣然原田連亘要不過山中高平之地耳若此者不一而足安得舉體而名之曰原王耕野云敷淺原恐非廬山高平日原而又名敷淺則必平曠之地不爲高山可知近朱長孺亦云傳陽山漢志得之古文可據也朱子

皇清經解

卷三十八

胡明經禹貢錙指

西

疑庫小不足表識釋敷淺之名正不當求之高大蓋傳陽在古本高平之地後人名之爲山耳導江漢之山至大別敷淺原而卽止者以江漢至此合流赴海不煩禪力隨刊況導水合舉源流可以互見豈必求之山脈盡處邪此說是也今按水經注引孫放廬山賦曰尋陽郡南有廬山臨彭蠡之澤接平敞之原是廬山下固有平原也山今跨德化星子二縣之境南唐改尋陽縣曰德化今爲九江府治宋升德化之星子鎮爲縣今有落星石治縣以落星石得名水經注云廬山之南湖中有落星石周迴百餘步高五丈今在城南五里湖中梁書王僧辯破侯景于落星儻卽此地星子舊以爲漢鄡陽地然鄡陽故城在今鄱陽縣西北一百二十里鄱湖之東北則都昌爲是星子似非其地竊疑星子地本歷陵而敷淺原卽孫放所謂平敞

之原乃廬山東南之麓瀕於彭蠡澤者蓋柴桑故城在德化縣南九十里故蒲塘驛今爲德安縣在德化縣西南一百五十里此必漢柴桑地西連武昌郡界故晉以柴桑屬焉而歷陵與鄡陽俱屬鄡陽郡歷陵在柴桑之東鄡陽之西則唯星子可以當之

歷陵故治當在湖西今星子縣地其境則跨湖而東宋元嘉初廢歷陵蓋舉石印以東併入鄡陽而共西則併入柴桑故星子鎮屬德化耳

廬山盤基廣大其陽必有平敞之原但曠衍無奇選勝者所不道而志家又因仍舊說不能詳考指言其狀耳以此求之庶不失朱子之意而又卽以高山爲平原犯學者之所疑準諸地望揆諸經旨視晁氏爲少優云

廬山最高且大禹不以其山表識而顧紀敷淺原蓋以所

皇清經解

卷三十六

胡明經禹貢錙指

五

導之盡處爲言耳自岬岐以至荆山截薛其所必經也而不言截薛言荆山自九江以至敷淺原廬阜其所必經也而不言廬阜言敷淺原皆其盡處截薛廬阜則包在至于二字中也廬阜爲衡山東週一支之所極乃堪輿家說愚謂敷淺原在廬山東南之麓迫近彭蠡禹導山至此而還故特書之不必擇高大者以爲表識亦無論其山脈之盡與不盡也

正義云從導岬至敷淺原舊說以爲三條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懷德南條荆山在臨沮是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爲三條導岬北條西傾中條嶠冢南條鄭玄以爲四列導岬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嶠冢爲次陽列岷山

爲正陽列鄭創此說孔亦當爲三條也渭按三條之說昉於班固四列之說出於鄭康成蔡傳云三條四列之名皆未當今據導字分之以爲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爲之絕於二之中又分爲二焉導岍爲北條大河北境之山西嶺爲北條大河南境之山岍家爲南條江漢北境之山岍山爲南條江漢南境之山此朱子之意而蔡氏述之精且詳又然以岍岐荆爲大河北境之山則猶未當蓋三山在北河之南渭水之北不得槩言大河北境也吳幼清說此節云岍岐荆三山在渭北北條之北之一壺口至碣石九山在河北北條之北之二也如此卽無病矣朱子於二之中各分爲二吳氏又於四之中各分爲二首節以逾河入海爲限後三節則以至于某爲限也四列長於三條或嫌其陰陽之名近於怪余曰陰陽字只作南北字用於義無害朱子據導字分南北實本康成而又參以一行山河兩戒之

皇清經解

卷三十六

胡明經禹貢錐指

去

唐天文志僧一行言山河兩戒曰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至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恒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歲稍朝鮮是謂北紀以限戎狄南戒自岍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橋武當荆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以限蠻夷故皇傳謂北戒爲胡門南遂立此義大路之制託始於椎輪學者習朱

蔡而忘其所自輒詆康成殊可笑也然當日導山本意不過視大川之所經爲導者之所行初未嘗預設爲四列以繩其轍迹也洪慶善云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本無度治麻者卽周天之數以爲度也余謂導

山亦然本無列之可言自說經者就大禹之迹以爲列遂覺九州之山實有此四列耳孔傳云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蔡傳云山之經理者已附於逐州之下於此又條列而詳記之而山之經緯皆可見矣世皆宗其說然此章紀隨刊之實事自不可少非故設爲導水張本亦非因逐州之下不相聯貫而服條列之以見其經緯也然則本意云何曰莫善於陳壽翁櫟之言曰禹之導山雖曰因而治水衆水大槩岍岐之列河濟所經西傾之列伊洛淮渭所經嶓冢之列漢水所經岷山之列江水所經也明此義則枝蔓之辭一切無庸矣

蘇傳云隨山者隨其地脈而究其終始何謂地脈地之有

皇清經解

卷三十八下

胡明經禹貢錐指

七

山猶人之有脈也有近而不相連者有遠而相屬者雖江河不能絕也自秦蒙恬始言地脈而班固馬融王肅治尙書皆有三條之說古之達者蓋已知此矣北條之山首起岍岐而逾于河以至太岳東盡碣石以入于海是河不能絕也南條之山首嶓冢岷山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是江不能絕也非地脈而何朱子非之曰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脈絡所自來若今論葬法者之所言也涓按地脈之說出於蒙恬其流弊爲郭璞之葬經味別之說出於許敬宗其緒餘爲陸羽之茶經蘇氏所解者禹貢也而以地脈

言山以味別論水真通人之一蔽朱子闕之是也然其說亦有不盡然者王耕野云導山不論山之高大但於水有干涉則錄之若謂其所表見者必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則五岳中之岱山揚州潞山茅山九華山之類其綿亘皆數百里何故略不紀載邪此言規朱不爲妄愚所以獨有取於壽翁也

山有見於九州之下而導山無之者隨刊不及而施功及之亦或州境之所分與貢道之所經也冀之梁青徐之岱徐之蒙羽梁之蔡蒙雍之終南惇物積石龍門是也有見於導水之下而導山無之者以其山之臨水也而特志之隨刊則未嘗及也弱水之合黎黑水之三危河之積石龍門大伾江之東陵是也有見於導山之下而他無所見者研雷首析城王屋太行恒山朱圉外方陪尾內方敷淺原是也有再見者北條之荆靈口大岳底柱碣石西傾熊耳桐柏大別衡山是也有三見者岐鳥鼠太華蟠冢岷山南條之荆是也或有或無或單或複皆有至理存焉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八下

胡明經禹貢雜指

六

皇清經解卷三十九

學海堂

禹貢錐指

德清胡明經渭著

導弱水至于合黎

釋文弱本或作瀾
合如字黎力兮反

傳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正義曰顧氏云地說書合黎山名但此水出合黎因山爲名也鄭立亦以爲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又居延縣有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既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西也蘇氏曰合黎山名易氏曰甘州卽漢張掖郡弱水出刪丹縣南山下合黎山在張掖

皇清經解

卷三十九

胡明經禹貢錐指

一

縣西北二百里俗名要塗山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刪丹西至合黎山與張掖河合渭按導亦循行之謂與導荷澤之導異禹治水或躬親其事或遣官屬往治之及九州功畢其水之大而切於利害者有九禹舟行從源至委核其治否故謂之導非疏濬決排之謂先儒皆以導爲治夫治河先積石治江先岷山有是理乎經旨鬱而不明可歎也張掖郡今爲甘州衛陝西行都司治酒泉郡今爲肅州衛刪丹縣卽今山丹衛居延故城在甘州衛東北塞外其澤曰居延海弱水正流出合黎峽口而東北注之非經所謂流沙也書序云隨山濬川故諸家皆以導山爲隨山導水爲濬川夫導山卽隨山之事信矣而以導水爲濬川則大不可何

以明其然也水性就下從下而泄故治水必自下始禹之言曰子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自下而高也九州之序首冀次兗青徐揚荆豫梁雍亦自下而高也說禹貢者無不奉此爲指要獨至於導水而以爲濬川何其與向者之意相背乎誠如所言則治水先弱次黑次河而九州之序當以雍次冀而不以兗次冀矣河先積石而後龍門則壺口之役不得爲第一功矣漢先嶓冢而後三澨江先岷山而後九江則荆不得越梁而前矣漢先大別而後彭蠡江先東陵而後匯澤則揚不得越荆而前矣淮先桐柏而後泗沂則徐不得越豫而前矣渭洛治之最後則豫又當次雍而居九州之末矣種種悖謬總由不知導水在功

阜清經解

卷三十九

胡明經禹貢錐指

二

畢之後而求合於書序之所言耳林少穎亦知此處有不可通而不能尋究其故遂謂治水之先後不在於九州非惑之甚與

九州所紀諸水是禹施功之次第導水所紀九川是禹循行之次第

蔡傳云水之疏導者已附於逐州之下於此又派別而詳紀之而水之經緯皆可見矣渭按禹乘舟而行核其治否此文蓋紀實爾非爲逐州之下諸水源流不貫又派別而詳記之以相爲經緯也

渭水經不言所出桑欽以爲出張掖刪丹縣鄭康成曰衆水東流此獨西流而水經注無之其所經與所人不可得

詳今按近志弱水出山丹衛西南窮石山離騷夕次於窮

石卽此淮南子云弱水出窮石山也衛在陝西行都司東

丹日勒二縣屬張掖郡後魏改刪丹曰山丹隋復故元升

爲山丹州明改置山丹衛衛西南有窮石山在此谷渾界

十六國春秋乞伏孔子擊吐谷渾寔地于弱水南卽此水

也元和志弱水在刪丹縣南山下括地志云蘭門山一名

窮石在刪丹縣西南七十里有十六國春秋云北涼永安元

年沮渠蒙遜與從兄男成期同祭蘭門山是也隋志刪丹

縣有祁山弱水行都司志祁連山在山丹衛南一百五十

里弱水所出蓋皆窮石之異名又按說文岷山也或曰弱

水之所出外山凡聲居履切

隋志祁山疑卽岷字之誤

北流逕其衛西又西北逕甘

州衛北

寰宇記弱水在甘

州北二十三里

又西逕合黎山與張掖河合

都行

司志刪丹河在城西源出祁連山西流入張掖河卽弱水

也西陲今略云此水春夏之間塞裳可涉及其漲也亦可

浮舟但土人不知造舟耳自與張掖河合其下通名爲張

掖河今俗謂之黑河按此地無舟後人遂以不勝毛芥皮

船可渡之說附會

皇清經解卷三十九 胡明經禹貢錐指

西吐谷渾界北流逕張掖縣北合弱水爲張掖河自下通

兼弱水之目漢志張掖縣得縣有羌谷水出羌中東北至

居延入海括地志羌谷水一名鮮水一名合

黎水一名覆表水今名副投河亦名張掖河自吐谷渾界

北流逕張掖故城下又北流至縣北二十三里合弱水明

一統志云張掖河在都司城西十里源出擺通州流經祁

連山原名合黎山名合黎水入亦集乃界行都司志云張

掖河原名黑河自鎮城西南山流出經祁連山積雪消融

其流益盛傍合黎山出

羌谷口北入亦集乃

弱水又西北逕高臺所北

衛在陝西行都司東

一百二十里本漢刪

丹山丹隋復故元升

爲山丹州明改置山丹衛

衛西南有窮石山在此

谷渾界

也元和志弱水在刪丹

縣南山下括地志云蘭門

山一名窮石在刪丹縣

西南七十里有十六國

春秋云北涼永安元

年沮渠蒙遜與從兄男

成期同祭蘭門山是也

隋志刪丹

縣有祁山弱水行都司

志祁連山在山丹衛南

一百五十

里弱水所出蓋皆窮石

之異名又按說文岷山

也或曰弱

水之所出外山凡聲居

履切

隋志祁山疑卽岷字之

所北

都司西

所周廢

後漢曰表氏後所廢

置高臺所北

二百步卽

高臺所北

二百步卽

百餘里匯爲大河西行至鎮夷所出口外水由上岸而下迅疾與沙石偕行土人呼爲黑河其水遠望之黝然而黑榆之實白水也但與黑沙滾行望之若黑水耳此水大小分爲七十二渠澗田數萬頃居民不鑿井皆飲此水其南爲山西西北渠澗田數萬頃居民不鑿井皆飲此水其南西黃河尤寬上流甚淺可及馬腹下流非浮舟不能渡按黑河之狀禹門以目驗得之最爲詳確然黑河卽張掖河西南山流至甘州衛與弱水合則鎮夷之黑水亦弱水矣再門從韓汝節以此又西北出合黎山峽口合黎山自甘爲界雍之黑水非也又西北出合黎山峽口州衛西北峽口又東北運

居延故城又東北入居延澤漢書元狩二年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

延師古曰居延匈奴中地名也韋昭以爲張掖縣失之張掖所置居延縣者以安處所獲居延人而置此縣括地志居延故城在張掖東北一千五百三十里唐志張掖河西北出合黎山峽口傍河東綿屈曲東北行千里有寧寇軍故同城守捉也軍東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門山堡又東北千里至回鶻衛帳史記正義云弱水自合黎山折而北流經流沙磧之西人居延澤行千五百里元志亦集乃路在甘州東北一千五百里賊東北有大澤西北俱

皇清經解卷三十九

胡明經禹貢錐指

四

按沙磧乃漢居延故城按此城太初三年路博德所築亦曰居延塞非居延縣也班志以澤繫縣下未當其下

流不知所歸據後漢書東夷傳夫餘國北有弱水晉書四

夷傳挹婁國東濱大海北極弱水唐書北狄傳貞觀三年

以奚國阿會部爲弱水州則似弱水自居延澤東北流歷

夫餘挹婁之北境而歸於東海其所行之遠當亦不下黑

水也

合黎山自甘州衛西北綿延而西接高臺所界又西接鎮

夷所界隋志張掖縣有合黎山元和志合黎山俗名要塗

山在張掖縣西北二百里括地志云蘭門山一名合黎誤

行都司志合黎山在甘州衛北四十里迤邐至鎮夷所石

峽口三百里一作合離水經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

注云合黎山也按漢會水縣故城在今肅州衛東北十六國春秋呂光遣呂纂討段業戰于合離離卽黎字之訛也羌谷水北至張掖縣合黎山下與弱水合故因山爲名曰合黎水是合黎水卽弱水也經所謂合黎果主水而言則其文當日導弱水西爲合黎之水矣而經不然傳曰水名非也

程大昌禹貢論曰自西漢以來指言弱水之地其顯著者凡六而班固地志已三出矣條支一也酒泉崑崙二也張掖刪丹本桑欽說以爲西至酒泉合黎三也自漢志以外賈耽以張掖郡之張掖河當之唐史以小勃律之婆夷河東女之康延川當之其多如此臣惟取條支媯水之西入

皇清經解

卷三十九

胡明經禹貢錐指

五

西海者以應經文而他皆不取爲其地望不與經合也經曰弱水旣西桑班賈三家所稱皆不出乎甘肅兩州之間其水未嘗西流故臣深所不據而本漢書初通西域時長老所傳條支弱水以爲經證其水西流注于西海以聲教訖于四海者槩之故敢主其說按史記大宛傳大月氏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漢書西域傳安息臨媯水是此水歷三國之境而條支無之何以知媯水卽弱水邪蔡傳云按通鑑魏太武擊柔然至粟水西行至菟園水分軍搜討又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則弱水在菟園水之西涿邪山之東矣宋文帝元嘉六年北史載太武至菟園水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與通鑑小異豈瀚海張掖水於弱水爲近乎程氏據西域傳以弱水爲在條支援引甚悉然

長安西行一萬二千二百里又百餘日方至條支其去雍州如此之遠禹豈歷窮荒而導其流也哉其說非是渭按魏書神麿二年帝討蠕蠕自黑山出沙漠至粟水緣水西行過竇憲故壘次于菟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里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里張掖水卽張掖河通鑑所謂弱水者也瀚海與張掖水東西相距五千餘里安得爲近此皆不詳考之過賈耽以張掖河當弱水是也程氏乃以條支之媯水爲禹貢之弱水夫黑水入于南海經志之矣向使弱水果與條支之媯水通爲一川經何不言入于西海而云餘波入于流沙乎游談不根蔡氏闢之當矣而又引柳宗元之說云

皇清經解

卷三十九

胡明經禹貢雜指

六

西海之山有弱水夫西海卽條支國之所臨也在柳則以爲然在程則以爲否何義乎

韓氏禹貢詳略曰弱水出自西海之山西海今在西寧衛城西三百餘里窮石之山當在其左右自東而西一千五十里至甘州古張掖地過合黎山又五百一十里至肅州古酒泉地又八百餘里至沙州古燉煌地以上皆雍域也又二萬餘里至條支以八西海蔡傳以此西海爲弱水所出故非之然荒遠之外禹雖未嘗至豈可以其未至而遽疑其非一水哉則夫菟園水涿邪山皆其所經過之地也但遠之外夷無可考其接續之所耳渭按柳說本山海經西海之山卽崑崙丘弱水卽郭注所謂不勝鴻毛者也而

林少穎云西海卽鮮水王莽置西海郡處韓氏誤承其說以爲在西寧衛西凡塞外得止水則謂之海非眞海也西海本名畢禾羌海亦名青海又名鮮水在漢金城郡臨羌

縣西北塞外

詳見導河積石下

隱測其地當在刪丹南數百里然

窮石一名蘭門山括地志云在刪丹縣南七十里去青海

尙遠古未有謂此山在青海旁者且青海在湟水之南弱

水果出其左右勢不得越湟水浩疊水而北至張掖也韓

氏云云蓋由羌谷水亦名鮮水其下流與弱水合爲張掖

河故遂以此鮮水爲西海而窮石山亦在其左右耳至其

敘弱水之所經自東而西至燉煌又二萬餘里至條支入

西海謬妄尤甚夫黑水大川也亘絕雍之西界弱水流至

皇清經解

卷三十九

胡明經再頁雜指

七

燉煌不滲入沙中則注於黑水矣其能越黑水而西南以

至條支入西海乎今黑水旣墮亦不聞燉煌界中有水自

流沙入西域者其爲無稽之言審矣且菟園水深邪山在

張掖之東北弱水出合黎峽口入居延澤者之所經也韓

氏亦錯認在西域書生不諳地理憑臆而談徒來識者之

笑耳韓氏雍產也以雍人言雍水世或謂必得其實故詳

辨之

漢志

麟音鹿

得縣下云羌谷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過

郡二行二千二百里按羌谷水者張掖河之上源也其下

流與弱水合則弱水入居延海可知矣過郡二者張掖酒

泉也自合黎山至居延海行千五百里邇其源而計之則

有二千二百里矣就禹貢言出刪丹者爲弱水之正源出
巒得者爲弱水之別源正源主也別源客也志家徇今而
忘古往往主客易位故云羌谷水入居延海而刪丹弱水
之下則闕而不言讀者以意會可也

餘波入于流沙

傳曰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顏氏曰流沙在燉煌西林氏曰
弱水溢其餘波以被于流沙猶導葑澤被孟豬也薛氏曰流
沙大磧也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名陳氏曰弱
水之正者入合黎其餘則入于流沙也金氏曰大抵西北之
地多是沙磧史書所謂河沙諸國佛書所謂沙界恒河沙是
也沙則水滲而下如沙州以西北之地卽連流沙弱水滲
其下也鄭氏曉曰弱水正派至于合黎過此無事疏鑿矣其
餘波入于流沙聽其流衍耳志合黎見其經流有所歸志流
沙見其支流有所洩渭按弱水入流沙而謂之餘波蓋時遇
衍溢則分泄於流沙不常入也其正流自合黎山峽口東北
入居延澤故此云餘波

水經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注云居延澤在其縣故
城東尙書所謂流沙形如月生五日弱水入流沙流沙與
水流行也元和志居延海卽居延澤其沙風吹流行故曰
流沙按弱水自合黎峽口以北水不爲患禹治此水止於
合黎未嘗及其北故雍州云弱水旣西而導水則有入流
沙之文無人居延澤之文後人以目驗之見弱水實入居

皇清經解

卷三十九

胡明經禹貢錐指

八

延澤則以是爲流沙云爾亦莫計其在合黎之西與合黎之東也雖然經云西破于流沙苟在居延是北而非西矣經豈有二流沙哉若夫風吹流行則積中往往有之未可以是以定爲禹貢之流沙也

通典燉煌郡古流沙地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今爲嘉峪關外廢沙州衛地衛在肅州衛西八百里楚辭招魂云西方

之害流沙千里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山海經云流沙

出鍾山西行又南行昆侖墟西南入海晉書咸康元年張

駿使楊宣越流沙伐龜茲又苻堅建元十九年呂光討西

域自高昌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俄而大雨得濟魏書

太平真君中沮渠無諱自敦煌度流沙西據鄯善其士卒

皇清經解 卷三十九 胡明經禹貢錐指 九

經流沙渴死者大半九年帝遣萬度歸自敦煌以輕騎度

流沙襲鄯善下之周書鄯善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

熱氣爲行旅之患風之欲至唯老駝知之卽鳴而聚立埋

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卽將擅蔽蔽鼻口其風迅

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北史自鄯善西至且末

七百里而遙且末國有大流沙數百里表矩西域記自高

昌東南去瓜州千三百里並沙積乏水草四面茫然唐書

西域傳吐谷渾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

將發老駝引項鳴埋鼻沙中人候之以氊蔽鼻口乃無恙

郭義恭廣志流沙在玉門關外東西數百里有三斷名三

隴云渭按以上諸書所言皆禹貢之流沙也自玉門陽關

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並南山北渡河行至莎車爲南道是鄯善當流沙之路故周書特繫之鄯善金吉甫云嘗問西域賈人識流沙否曰識之非惟流沙石亦隨之流也此沙西南出數千里唐書吐蕃傳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積尾殆五百里積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淺狹故號積尾隱測其地蓋劍南之西此積尾者乃流沙之盡處也又有白龍堆在廢壽昌縣陽關之西東倚三危北望蒲昌蓋亦流沙之屬漢西域傳鄯善本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阨贊曰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此天地

皇清經解

卷三十九

胡明經禹貢錐指

十

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又有鳴沙山在廢沙州衛南通典沙州燉煌縣有鳴沙山五代史高居誨使于闐記云瓜州南十里鳴沙山冬夏殷殷有聲如雷卽禹貢流沙也明一統志云古沙州城南七里有鳴沙山沙如乾糖天氣清朗沙鳴聞數里外夫三危黑水皆在敦煌而又有龍堆鳴沙以爲之證禹貢之流沙不在居延明矣然弱水至敦煌滲入沙中宜也而自鎮夷所迄嘉峪關亦不聞有西流出塞之水以今驗古殊爲可疑嘗按高居誨云自甘州始涉積積無水然則張掖郡界已有沙積高邑李滌曰西北山高多風不惟河水與沙俱流抑且風勢與沙俱滾余己丑往肅州時過高臺所竟日行沙漠之地驛路僅辨馬跡遇

十數廢莊墻垣尙在房屋皆空問之土人云此處風猛沙飛院中擡沙如擡雪過一年西北風大將一莊水田墩院半被沙埋而平昔沙地却被大風卷盡露出腴田因而別築莊院引渠灌田又成富庶則流沙之名不止沙州矣此皆禹門所目驗而得之者可見合黎之地卽是流沙弱水餘波從此西溢滲入沙中無迹可尋而東北八居延之流滔滔不絕治尙書者安得不以其澤爲流沙也哉近世經生旣不見西溢之故瀆又不知有東北之正流宜其俛俛而無適從也

經曰餘波則必有正流在矣說者皆忘此二字但據雍州之文則以爲弱水西流而不知有東北流也據導水之文

皇清經解

卷三十九

胡明經禹貢雜指

十一

則以爲弱水逕合黎入流沙而不知其正流遶合黎山東北以八居延也蓋禹所施功者止西流之道故曰弱水旣西禹所循行者止合黎山南故曰至于合黎入于流沙然有餘波二字則東北正流仍未嘗抹殺此化工筆也世都憤憤千年暗室唯陳氏一言爲之炳燭矣

古之言弱水者不一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郭璞曰其水不勝鴻毛史記大宛傳安息長老傳聞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漢書地理志金城臨羌縣西有西王母石室弱水崑崙山祠司馬相如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涉流沙師古曰弱水謂西域絕遠之水乘毛車以渡者耳非張掖

弱水也楚辭嚴夫子哀時命曰墜瑤木之檀枝兮望閩風
之板桐弱水汨其爲難兮路中斷而不通後漢書西域傳
大秦國西有弱水流沙西王母所居處近於日所入也十
洲記禹乘蹻車渡弱水祠上帝於北河博物志漢武帝時
西域胡來獻香乘毛車以渡弱水柳宗元愚溪對西海之
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
後止故名曰弱史記正義弱水有二源皆出女國北阿耨
達山卽崑侖也南流合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濶六
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舊唐書東女國王居康延
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爲船以渡新唐書東女國有弱
水南流縫革爲船以上所言皆在絕域史固云傳聞有之

皇清經解

卷三十九

胡明經禹貢錐指

三

而未嘗見且鴻毛不勝草芥難負而顧可乘毛車皮船以
渡乎此齊諧志怪之流不足深論藉令有之亦與禹貢之
弱水無涉而韓汝節乃曲護程大昌之說以爲禹所導者
雖在雍地而其水實與條支之弱水通爲一川嗜痴之癖
吾所不解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林氏曰三危距南海凡數千里禹導黑水至三危卽得其故
道遂從此以達南海蓋其間數千里不加入功修治故經載
此水至于三危卽曰入于南海也薛氏曰黑水至沙州燉煌
縣經三危山流出徼外書謂南流入海其當時之所見邪夏
之西境極於流沙而知黑水之所歸則當時卽敘之戎大略

爲可知也。渭按黑水三危並見雍州梁之黑水別是一川非界雍之西者。黑水自三危以北杜氏謂今已堙涸自三危以南則水行徼外不可得詳亦莫知其從何處入南海也。南海自揭陽以西至象林皆是經所謂海盡東海也。唯黑水所入爲南海故言南以別之。

傳云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正義云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爲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止言其有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所言順經文耳。案鄜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

皇清經解

卷三十九

胡明經禹貢錐指

三

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渭

按滇池所祠之黑水卽金沙江與雍州無涉說見梁州山

海經曰灌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雞山黑水出焉而南流

注于海

見南山經

雞山不知在何郡郭璞無注而孔疏引水經

以爲出張掖之雞山

顏師古注漢書同

檢今本無此文蓋其書有

散逸耳。太平御覽引張掖記曰黑水出縣界雞山亦名玄

圃昔有城氏女簡狄浴於玄止之水卽黑水也。據此則雞

山當在甘州張掖縣界。漢爲樂得縣地。今陝西甘州衛西

有張掖河卽古羌谷水出羌中北流至衛西爲張掖河。合

弱水東北入居延海。俗謂之黑河。此水並不經三危入南

海。安得以此爲禹貢之黑水耶。山海經明言南流注于海。

必非東北入居延之張掖河其雞山恐亦不在縣界也
張守節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黑水 source 出伊吾縣北百二
十里又南流二千里而絕三危山在燉煌縣東南四十里
而又自爲之說曰按南海卽揚州東大海岷江下至揚州
東入海也其黑水 source 在伊州從伊州東南三千餘里至鄯
州鄯州東南四百餘里至河州入黃河且曰南海去此甚
遠阻隔南山隴岷之屬當是洪水浩浩處西戎不深致功
古文故有疏略渭按南海焦弱侯以爲交趾二廣之海是
也其在揚州東者正謂之東海焉得爲南海乎今河州黃
河之北唯湟水合浩疊水入河不聞有水自沙州東南流
經鄯州至此入河者所謂黑水將安在乎黑水自三危南
流其當路之山亦非隴岷之屬西戎荒遠故禹功不及三
危以北之黑水近爲雍界何言不深致功洪水浩浩九州
在處有之古文所紀之水豈皆疏略而不足信乎且水之
入河者同歸於海渭洛入河經書入河而不書入海黑水
果隨河而東經安得書曰入于南海乎瞽說欺人眞書田
之稂莠鋤而去之斯爲快也

易氏曰樊綽蠻書載蠻水之入南海者有四西洱河與瀾
滄江合一也麗水與瀾滄江合二也新豐川合勃弄諸水
三也唐蒙所見盤江四也綽指麗水爲黑水一名樣碑江
而羅些城北有山卽三危山其水從羅些城三危山西南
行上流出於西羌吐蕃下流南至蒼望城又南至雙王道

勿川有瀾浩江西南來會南經驃國之支而入海蔡傳云
樊綽謂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洱
河曰麗水曰瀾浩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水者卽古之黑
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渭按蔡氏述蠻中四水與易氏異
麗水諸家以爲卽金沙江出今麗江府界者然金沙江有
二一卽古繩水東北流合若水至夔道入岷江不入南海
一在緬甸東卽明正統中王驥征麓川兵抵金沙江諸酋
震怖曰自古漢人無至此者也綽云麗水南經驃國東入
海驃卽緬元史曰古朱波也漢謂之禪唐謂之驃麗水從
此入南海其爲緬甸之金沙而非麗江之金沙也明矣此
江東北距麗江府二千餘里易氏謂樊綽所稱麗水卽漾

皇清經解

卷三十九

胡明經再貢錐指

五

禪江大謬雲南諸巨川若漾濞

或作禪
又作備

闌滄路

一作

江亦

怒

八南海然其源皆在吐蕃河源之東黑水勢不得越河而
南與諸川會唯緬甸之金沙其源在河源之西黑水自三
危南流或爲崑崙墟所阻折而西南絕莫賀延磧尾而南
合此水於驃國東入海亦理之所有綽說近是但不當日
此爲麗水耳然驃國去梁州遠甚苟以梁之西界亦卽此
水則其地西被吐蕃南跨雲南極於交趾方五六千里以
一州而兼五服之地雖禹別九州大小不拘亦不應懸絕
至此余故謂界梁州者當爲麗水而緬甸之金沙江縱是
古之黑水亦但可以其上源爲雍界不可以其下流爲梁

界也

唐藝文志有樊綽蠻書十卷注云咸通蔡襲從事今按懿宗咸通三年以蔡襲爲安南都護綽佐其幕時南詔阻兵綽所案行者唯交趾地目未窺滇况梁與雍乎故南詔改麗水曰金沙江而綽遂與驃東入海之金沙江混而爲一三危雍州山也而綽乃指南詔羅些城北一山爲黑水所經之三危此無異瞠目而道黑白宋儒多襲其說識何淺也

蔡傳云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旣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卽爲黑水而入于南海涓按蔡氏以龍支之積石爲禹貢之積石故其山南直西傾又南爲岷山而以岡脊分東西岡脊以東之水皆入河漢岷江信矣若夫岡脊以西之水則勢必入河安得越河而西爲黑水以入南海乎案圖而察之粲然一笑也

蔡傳逆程大昌之論曰樊綽以麗水爲黑水恐其狹小不足爲界其所稱西洱河者却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旣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卽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舊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漬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卽三苗種裔與三苗之敘干三危者又爲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而傳同叔非之日

程公駁酈道元等說求漢志益州郡葉榆縣葉榆澤爲黑水之正源又以滇池縣滇池澤爲黑水之下流蓋以滇池

澤傍有黑水祠爲證也又據道元等敘載葉榆入海之地

在交趾蒼冷縣

今化外讓陸等州

爲入南海之的信其有驗也而

黑水西河惟雍州則雍州無黑水矣故又求唐史東女弱

水爲黑水之上源東女之地正東以及東南皆與今蜀茂

雅二州接壤則正在漢益州之北去雍州河廓界地望甚

順東女弱水之來卽雍州鄰境也遂以葉榆一水爲界梁

雍兩州以應經黑水西河惟雍州之文信其善辯也而東

女弱水前此未有黑水之稱稱黑水自程公始其殆可深

據乎又孔穎達云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見水程公乃疑更

皇清經解

卷三十九

胡明經禹貢錐指

七

世旣久祠或移之他地遙設而望祀是乃臆度之說也又

三危山無所證著以三苗遺種在宕昌

卽今化外右州岩達浪反

疑其

當在東女弱水旁凡此皆余所未敢執以爲實者也渭按

程氏小變樊說以葉榆水爲黑水之源而又接滇池黑水

祠以證卽如所言此亦在梁域去雍絕遠而程氏必欲以

一水貫二州因復求東女弱水以爲葉榆黑水之上源而

三危山當在其旁支離舛錯至此而極傅氏駁之深得其

輾轉附會之情大昌之謬甚於樊綽杏溪之識遠過九峰

矣葉榆本蠻語與中國文義不同安知爲榆樹之葉澤以

榆葉所漬得名檢酈注無此言蓋亦出樊綽韓汝節云此

說尤不通源之黑或由榆葉所漬若流去數千里其色尙

不變有是理乎且他處黑水甚多未聞皆有樹葉落其下也宕昌國唐爲宕州地州南至扶州四百一十里北至岷州二百五十里蓋古梁州之北界而程氏云葉榆在蜀之正西東北距宕昌不遠計宕州西南距大理凡三千餘里而猶謂之不遠豈生不見圖籍乎且葉榆縣在益州郡西七百餘里縣東有葉榆澤其下流雖逕滇池縣南而未嘗有黑水之稱安得謂卽其所祠黑水之源哉周密齊東野語日程泰之以天官兼經筵進講禹貢闕文疑義疏說甚詳且多引外國幽輿地理阜陵頗厭之宜論宰執云六經斷簡闕疑可也何必強爲之說且地理旣非親歷雖聖賢有所不知朕殊不曉其說想其治銓曹亦如此也旣而補

皇清經解

卷三十九

胡明經禹貢錙指

六

外其所謂多引外國幽輿地理者蓋卽條支媯水東女弱水之類小辯破義不惟無益於經而且有害於經坐此左官非不幸也

李元陽黑水辯曰黑水之源固不可窮而入南海之水則可數也夫隴蜀無入南海之水唯今滇之闌滄江路江皆由吐蕃西北來蓋與雍州相連但不知果出張掖否水勢洶湧並入南海豈所謂黑水者乎然潞江西南趨蜿蜒緬中內外皆夷其於梁州之境若不相屬唯闌滄由西北迤邐向東南徘徊雲南郡縣之界至交趾入海今水內皆爲漢人水外卽爲夷緬則禹之所導以分別梁州界者唯闌滄足以當之元史至元八年大理勸農官張立道使交趾

並黑水跨雲南以至其國觀此則闡滄之爲黑水益明矣
三危山卽不在麗江當亦不遠大都爲論傳者未嘗知三
省地形但謂隴在蜀之北蜀在滇之東北而禹貢言黑水
爲梁雍二州之界又入南海故不得不疑其跨河知跨河
非理又不得不疑其堙涸曾不知隴蜀滇三省鼎足而立
隴則西南斜長入蜀滇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尖長入滇
隴之間正如三足旛然黑水之源正在旛頭故雍以黑水
爲西界對西河而言也梁以黑水爲南界對華陽而言也
蓋各舉兩端若曰西河在雍東黑水在雍西華山在梁北
黑水在梁南云爾渭按元人以闡滄江爲黑水因指雲龍
州東江上一山爲禹貢之三危州屬蒙化府不知與樊綽所云

皇清經解

卷三十九

胡明經禹貢錙指

充

在羅些城北者是一是二要以雍州之山移之於雲南其
謬則均也元陽大理人自謂熟知其鄉之山川據張立道
事以證闡滄之當爲黑水闡滄雖出吐蕃中元陽亦嘗沂
流而上至燉煌之南親見其與北來之黑水接續爲一川
乎若猶未也謂此江與雍州相連吾不敢信也吐蕃河源
直雲南麗江宣撫司西北一千五百餘里而今闡滄之源
近在麗江府西北五百餘里其地居河源之東黑水自三
危而南則必入于河矣安能越河而南與闡滄相接以入
南海乎闡滄非雍州黑水之下流又甚明也

焦弱侯禹貢解云孔穎達接水經曰黑水出張掖雜山南
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蓋交趾二廣之海也

今輿地圖肅州有黑水南流至積石幾及三百里不與積石河通此爲禹貢之黑水無疑但其去南海遼遠而交南久棄無從考其入海之道耳是孔說其可信者也然張掖在黃河之外若入于南海則亦當截河而過不然當繞出星宿海之外此諸儒紛紛求之於絕域也樊綽之所案行者西南諸夷而未及於西北其所稱麗水西行入驃始得至南海是得其下流而不知上源也金仁山又謂瀘水卽黑水經雲南至交趾名歸化水廣處如江東南入海而海道圖自名黑水口按四川行都司城南有瀘山卽瀘水所出而交趾海口並無所謂黑水口則金說不足信要之孔得其上源樊得其下流孔得所謂至于三危者而入于南

皇清經解

卷三十九

胡明經禹貢錙指

十一

海之說未通樊得所謂入于南海者而至于三危之說未通也涓按焦說近是然雞山不知何在自燉煌西北大磧以至三危不聞有黑水可以目驗而知之者安見孔之果得其上源乎麗水上源與三危之黑水斷續總不可知苟上源不接則下流亦差矣安見樊之眞得其下流乎肅州衛志云衛西北十五里有黑水自沙漠中南流經黑山下又南合於白水白水在衛西南二十里源出衛北山谷中又南流與黑水合又有紅水在衛東南三十里源出衛南山谷中西流會於白水入西寧衛之西海然則此黑水合白水與紅水俱入臨羌僊海未嘗過三危入南海也而顧以爲禹貢之黑水乎凡此類弱侯特網羅舊聞而審擇則有

所未遑也。瀘水源自建昌衛西北，南合繩，若二水東北流，入蜀江，不經交趾，入海，宜其無黑水口也。金說實謬。

夏殷之衰，雍州西北境皆爲戎翟所據，及周室東遷，舊都八百里之地悉棄，以子秦秦染夷俗，諸侯擯之不與。中國會盟，翰軒之使莫有過而問焉。况三危西裔之區乎？故屈原天問曰：黑水玄趾，三危安在？蓋自戰國時此地之山川已與崑崙弱水同其渺茫，僅得之傳聞而無從目驗矣。秦火之後，載籍淪亡，漢興治尙書者不能言黑水三危之所，在武帝通西域，玉門陽關之外，使者往來數十輩不聞涉大川而西，有可以當古之黑水者，故班志張掖酒泉燉煌郡下並無其文。司馬彪亦無可言。至酈道元始云：黑水出張掖雞山，而所謂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入南海，亦不過順經爲義，與他水歷敘所過之郡縣者詳略相去遠矣。故杜佑云：道元注水經銳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

唐初魏王泰撰括地志，又云：黑水出伊吾縣北，此與張掖雞山未知孰是。然其所謂南流絕三危者，竟亦不可復尋。按伊吾縣唐伊州治也，本伊吾盧地，貞觀初內附，乃置郡縣自甘州，以至伊州，凡一千五百餘里，郵傳不絕，宦游之士商旅之徒與夫出使西域者往來如織，而不聞言燉煌之西有黑水焉。此杜佑所以復有年代久遠或至堙涸之說也。難者曰：黑水行及萬里，黃河之亞也，何至於堙涸，余曰：堙涸之故嘗觀於黃河而知之矣。夫下流壅塞則上流

必決而徙道水之常也齊桓公時九河填闕下逮周定王五年不過四五十歲而全河南徙鄴東之故大河黎陽之宿胥故瀆漢世已不可得詳矣黑水當亦如此蓋三危以南禹功不及易致壅塞下流旣然則上流決而徙道從塞外行不復經燉煌界中此三危之西鹽澤之東所以終不見有黑水也難者又曰水卽不至其枯瀆寧無遺跡乎曰凡黃河旣徙之後其枯瀆風沙填塞未幾而化爲平陸况黑水經流沙之城風吹沙擁抑又甚焉遺迹無存固其所以周定王時河徙史遷亦不能言賴有周譜載其事王橫始得據此以推知禹河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彼黑水者不由中國八海又雍西久沒於戎翟新流故道夫孰爲紀之

皇清經解

卷三十九

胡明經禹貢錙指

三

而孰爲傳之耶禹治黑水不若治河之詳河歷千六百餘年而亦不免於徙則黑水之改流較速疑當在定王之前自屈原已不能知而况伏生輩乎自古文尙書家已不能知而况班固司馬彪酈道元魏王泰諸人乎至若樊綽程大昌金履祥李元陽等紛紛辨論如繫風捕景了無所得徒獻笑於後人而已

南海者漲海也秦置南海郡治番禺其下縣揭陽王莽改曰南海亭蓋南海自此始韓愈潮州刺史謝上表云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是也謝承後漢書交趾七郡土獻皆從漲海出入七郡謂南海鬱林蒼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也南史扶南國東界卽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是東起揭陽西訖林邑扶

南東西相距六七千里並稱漲海卽禹貢所謂南海者也
黑水繞出吐蕃河源之外所向或正南或東南西南皆未
可知而說者多以闕滄爲黑水徒以東南至交趾入海差
近梁州之微外耳其實黑水下流之爲闕滄與東南至交
趾入海旣非出於古記又非得之目驗憑虛測度終難取
信何如闕疑之爲善乎合黎之北禹未嘗身歷其地則略
而不言而黑水獨言入于南海者蓋西戎卽敘之後其人
必有能言黑水之所歸者故因而志之

或問元世祖使都實求河源當時若更遣一使與都實俱
發一窮河源一求黑水豈不甚善曰求河源易求黑水難
河源但自積石泝流而上見其山下之水與吐蕃之河相

皇清經解

卷三十九

胡明經禹貢錐指

重

接則以爲源在吐蕃矣黑水異於是燉煌之西旣無其迹
卽逢黑水之源安知爲古之過三危入南海者乎三危以
南未悉其形卽逢入南海之流安知爲古之出張掖過三
危者乎幽荒之域載籍無徵非若禹河之南徒有周譜以
紀其事漢河之故瀆有水經以詳其道也雖復遣使古今
源流無可參驗亦何所得哉

雍州自禹貢黑水而外有十黑水焉一在今榆林衛西北
廢夏州界水經注云黑水出奢延縣之黑澗東流合奢延

水入河赫連勃勃築統萬城于黑水之南是也

沈氏筆談云余奉使

慶州嘗宿大嘉北黑山長數十里土石皆紫黑似今一
之磁石有水出其下所謂黑水也蓋卽出奢延縣者

在今鞏昌府伏羌縣縣西有落門聚水經注云渭水自落

門聚至黑水峽水出南山北流入渭是也一在今秦安縣水經注云黑水出黑城北西南逕黑城西至懸鏡峽又西南合瓦亭川入渭是也一在今延安府洛川縣水經注云黑水出定陽縣西山東南流逕其縣北又東南合定水入河是也一在今西安府藍屋縣水經注云就水出槐里縣南山歷竹圃北與黑水合北流注于渭是也一在今平涼府固原州北志云大黑水北流合小黑水至寧夏衛入河是也一在今慶陽府安化縣志云源出太白山西南流經環縣寧州會九龍川至西安府長武縣入涇是也一在今延安府安定縣合白水東流至延川縣入河志云舊置黑水堡因水以名宋元豐五年种諤遣曲珍攻黑水安定堡是也一在今行都司高臺鎮夷二所境卽弱水合張掖河

皇清經解

卷三十九

胡明經禹貢錙指

音

出塞八居延海者俗謂之黑河亦稱黑水是也一在今肅州衛西北自沙漠南流合白水紅水至西寧衛入西海寰宇記云酒泉縣有鴻鶯山穆天子傳天子循黑水至于壁玉之山是也

鴻鶯山今名嘉峪山在肅州衛西舊志云卽壁玉山也

此皆水之小小

者不經三危入南海韓汝節以在鎮夷者爲禹貢之黑水焦弱侯以在肅州者爲禹貢之黑水並誤

易氏曰欲正主水先清客水弱黑東爲中國病禹先經理之二川安流而中國之川可以次第治矣渭按此主客先後之序山齋就雍言之乎抑統九州言之乎就雍言之則首治弱末治黑何以均客水也而先後殊統九州言之則

雍最高治二水最後而何以反居其先皆於經旨不合不知九水次第乃循行先後之序而非施功先後之序時禹方在雍水土功畢乘舟案視自弱水始導至合黎又西卽爲黑水導至三危轉而東南爲積石順道塗之便故首弱次黑以及于河非先客後主之謂

皇清經解卷三十九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

卷三十九

胡明經禹貢錐指

三

皇清經解卷四十一上

學海堂

禹貢錐指

德清胡明經渭著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傳曰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正義曰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耳林氏曰孔傳云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此說不然使自積石而下龍門而上果有鑿山穿地之迹則經無緣略而不載也傅氏曰自積石至于龍門計應二千餘里禹記河之所逕疏闊若此者以龍門而上積石而下地高而水不爲患禹功所不加故不言也渭按積石龍門見雍州導者循行之謂先儒皆以爲施功故其說多誤洪水爲帝都切近之災龍門未闢而先從事於積石舍近圖遠無是理也辯見導弱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上

胡明經禹貢錐指

一

水下

漢志金城郡河關縣下云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西域傳云鹽澤水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後漢縣屬隴西郡志云積石山在西南河水出此禹貢之積石也段熲傳自張掖追西羌且鬪且行四十餘日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唐書侯君集等追吐谷渾王伏允至星宿川又達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是皆河關縣西南羌中之積石自隋大業二年平吐谷渾於赤水城置河源郡以境有積石山名唐儀鳳二年改置河源軍在鄯州西百二十里鄯州卽西平郡治湟水縣今爲西寧衛治又於澆河故城置積石軍在廓州西南百五十里廓州治化城縣其故

城在今西寧衛南一百八十里元和志云積石軍西臨大瀾北據黃河卽隋澆河郡所治而積石之名遂移於塞內杜氏通典云積石山在今西平郡龍支縣南

卽禹貢導河積石蔡傳承其誤曰地志積石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今鄯州龍支縣界也閻百詩爲之辯曰漢河關縣宣帝神爵二年置後梁呂光龍飛二年克河關凡

四百五十七年爲郡縣後沒入吐谷渾遂不復况積石又在其西南羌中乎當在漢西海郡之外是真當日大禹導

河處龍支縣近在今西寧衛東南八十里本漢金城允吾

音鈴牙縣地後漢爲龍支城元和志積石山在龍支縣西

九十八里南與河州枹罕縣分界枹罕今臨洮府之河

州積石山在州西北七十里積石關則又在西北百二十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

皇明經禹貢錐指

二

里所謂兩山如削河流經其中是較禹所導之積石河隔千有餘里豈在其縣界者乎縣界之積石乃小積石山卽酈注之唐述山耳大小積石之名莫明辨於唐人魏王泰曰大積石山在吐谷渾界小積石山在枹罕縣西北張守節曰河自鹽澤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李吉甫曰河出積石山西南羌中今人目彼爲大積石此爲小積石然則蔡傳當云何曰引地志下當云今鄯州西南塞外山也漢在羌中唐在吐谷渾界今河州枹罕縣鄯州龍支縣界有積石山雖河所經非禹所導者渭按應劭云析支東去河關千餘里河首積石南枕析支則縣距此山亦千餘里可知矣自東晉之後縣爲吐谷渾

所據遂以枹罕爲華戎之界故唐初太子賢注後漢書誤

認龍支之積石爲禹貢之積石後漢桓帝紀延熹二年燒當等八種羌叛寇隴右護羌校尉段熲追擊於羅亭破之注云東魏記曰追到積石山卽與羅亭相近今鄯州三年燒當羌叛段熲追擊於積石大破之注云積石山在今鄯州而中葉已知其非獨杜

龍支縣南卽禹貢導河積石是也

佑不審耳宋咸平四年眞宗指甘沙伊涼等州圖謂輔臣

曰此圖載黃河所出之山乃在積石外與禹貢所述異蓋

亦以龍支之積石爲禹迹也蔡氏承誤以釋經學者宗之

故元都實窮河源仍以廓州西南之積石州爲積石州卽唐積

軍而至正中修宋史其河渠志亦云黃河自貴德西寧之

境至積石經河州昔郭景純注山海經曰名實相亂莫矯

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此之謂矣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三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漢志馮翊夏陽縣下云禹貢龍門山在北劉昭注補郡國

志云太史公曰遷生龍門韋昭謂在縣北也水經注引魏

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後魏志夏陽縣有龍門山隋

改縣曰韓城故括地志云龍門山在韓城縣北五十里此

河西之山東與壺口隔水相望通典云同州韓城絳州龍

門二縣有龍門山卽禹所鑿是河東亦有龍門山矣然經

所謂龍門在雍域不在冀域杜說本顏師古辯見導山

水經注河自蒲昌有隱淪之證重源出於積石之山禹貢

所謂導河自積石也山在西羌之中燒當所居延熹二年

燒當犯塞護羌校尉段熲討之追出塞至積石山斬首而

還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於河首左右居也河

水屈而東北流逕於析支之地是爲河曲矣應劭曰禹貢

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

之河曲羌也河水又東自河曲逕西海郡南漢平帝時王莽諷羌獻西

海之地置西海郡而築五縣焉尋廢按漢志金城臨羌縣

西北塞外有德海鹽池古音西與德同德海卽西海也一

名卑禾羌海亦曰青海又曰鮮水海趙匡胤海國請治海陘以

西道橋合可至鮮水左右王莽誘塞外羌獻鮮水海允谷

鹽池是也郡治龍夷城在臨羌新縣西三百十里元和志

云鄯州西至西海三百七十里龍夷城卽今西北三百五

十里威戎城也今爲西寧衛西塞外地臨

又東逕允川而

歷大榆小榆谷北羌迷唐鍾存所居也永元中無復聚落隃糜相曹鳳上言大小榆谷土地肥美

又近塞內有西海鹽池之利宜建復西海郡縣規田二榆

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鬪之路從之後羌反遂罷按允川

在西寧衛西南塞外大小榆谷卽唐之九曲也東去積石

軍三百里水甘艸良宜畜牧睿宗時楊矩爲鄯州都督奏

請黃河九曲之地以爲金城公主湯沐之所吐蕃旣得頓

兵畜牧又與唐境接近自是復叛至天寶中哥舒翰爲隴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四

右節度使復收九曲置澆河洮陽

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

澆水從東南來注之河水又逕沙州北段園曰澆河西南

十里東西七十里都不生樹木沙州於

又東流入西平郡

界左合二川後漢建安中折金城郡臨羌等縣置西平郡治西都縣後魏置都州隋改縣曰湟水其故

城卽今西寧衛治也元和志

又東逕澆河故城北東西角

云湟水縣本漢破羌縣地

又東逕石城南音段頻擊羌於石城沒河墮坑而死者唐

改曰化城廓州治焉元和志云黃河在縣南八十里

又東北逕黃河城南西北去西

七里又東逕郿川城南有三水導自北山南逕郿川注于河

按廢郿州城東南有南津西六十里

檀所置郿又東逕臨津城北白土城南左南津西六十里

北爲濟渡處魏涼州刺史郭淮破羌遮寒於白土卽此矣

按臨津城在今河州西北一百二十里隋曰臨津關大業

五年自將伐吐谷渾曰臨津關渡黃河又東左會白土川

至西平卽此城也白土城在西寧衛南

水北東南注於河又東北右會二水秀有石室曰積書巖

時見神人往還俗不悟其仙乃謂之鬼彼羌目鬼曰唐述

因各唐述山按西寧衛東南八十里有龍支故城本漢允

吾縣地後漢置龍耆城和帝以曹鳳爲金城西部都尉屯

龍耆是也後魏於此置北金城縣西魏改曰龍支縣西九

積石山一名唐述山今名小積石山在鄯州龍支縣西九

十八里河州枹罕縣北七十里黃河在龍支縣西南六十

里枹罕縣又東歷鳳林北鳳林山名五綳俱時按鳳林在

山元和志云在今河州北隋志枹罕縣有東鳳林

縣北三十五里又東與灘水合灘水導源外隴中東山

門漢元符三年霍去病出隴西至皋蘭是也灘水又東北

逕枹罕縣故城南又東北出峽北注于河地理志曰灘水

出白石縣西塞外東至枹罕入河也元和志石門山在鳳

林縣北二十八里灘水西去縣二百步按枹罕故城卽今

河州治白石又東逕左南城南城南一百四十里有左

故城在州西

又東逕赤城北卽河夾岸也秦州記曰枹罕有河夾岸

岸廣四十丈今河州西北赤岸成是

又

東洮水注之沙州記曰洮水出強臺山東嶺臺西傾之異

名也其水東北流逕吐谷渾中又東北逕會

城北又東逕臨洮縣故城北又北逕降狄道故城西左會

大夏川水又北入河地理志曰洮水北至枹罕東入河是

也按會城卽臨洮故城在洮州衛西南七十里元和志云

城東北二面並枕洮水臨洮故城卽今岷州衛治降狄道

故城卽今臨洮府西南狄道故城也元和志大夏縣西北

至河州七十里大夏川水經縣南去縣十步近志云大夏

河卽灘水又東逕金城允吾縣南湟水從西來注之允吾金

水謬也西有湟水水出塞外東南流逕龍夷城又東南逕卑禾

羌海北又東逕湟中城北又東逕臨羌縣故城北又東逕

臨羌新縣故城南又東逕西平城北又東逕樂都城南又

東逕破羌縣故城南又東與閼門河合卽浩亶河也又東

逕允吾縣北又東逕允街縣故城南又東注于金城河卽

積石之黃河也元和志湟水名湟河亦謂之樂都水出青

海東北亂山中東南流至蘭州西南入黃河按蘭州本漢

金城縣允吾浩亶枝陽今皆在其溢州西百二十里有允

吾故城後漢光和六年金城河水溢出

又東逕石城南謂

二十餘里卽此河也浩音諸臺音門

石城津關駟曰在金城西

又東南逕金城縣故城北

州志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五

日大河在金城北門東流梁泉
水注之按故城卽今蘭州治 又東逕榆中縣北 昔蒙恬

逐戎人開榆中之地金城之屬縣也 又東逕天水北界苑

章樓太子賢曰榆中在金城縣東北

水出勇士縣南山東北流逕牧師苑而北注于河有東西

二苑城西城卽乞佛所都也按今靖遠衛西有苑川城黃

河自蘭州界東北流越亂山中二百餘里入衛界 又北逕

始鶩落巨川如澤布然土入沿山引水灌圃甚廣

武威媼圍縣東北 今寧夏中衛西南有溫圃水西流入黃

度溫圃水胡三省曰漢武威郡有媼圍縣此水或因以名

媼諱溫也又莊浪所本漢武威郡地宋元嘉十六年魏主

壽議伐涼州李順等請自溫圃水以西至姑臧則此水

當出媼圍縣界縣在河西莊浪之東南中衛之西也 又

東北逕天水勇士縣北 今靖遠衛西二百 又東北逕安定

祖厲縣故城西北 漢武帝元鼎五年李雍遂踰隴登空同

南山北流注于河按祖厲音置賴其 又東北逕麥田城西

故城在靖遠衛西南一百三十里

又東北逕麥田山西 在靖遠衛北晉咸和四年乞伏述延

見趙亡懼自苑川 又東北高平川水注之 卽苦水也水出

遷于麥田卽此 高平大壟山苦

水谷東北流逕高平縣故城東又北出秦長城又北逕廉

城東又北逕三水縣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其水

又北入于河元和志秦長城在高平縣北十里按今平涼

府莊浪縣西二十里有苦水川自靜寧州流入又北入鎮

昔蒙恬

爲秦北

苑

川

黃

逕

北

逕

黃

逕

北

逕

北

逕

北

逕

北

逕

北

逕

北

逕

北

逕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六

有胡渠御史百家等八渠溉田五百餘頃按五代唐長興中朔方帥張希崇亦引河渠與屯田以省漕運民夷愛之

今靈州所境田多沃饒恒無虞澗之患賴黃河之灌溉也又逕典農城東又逕北典農

城東二城皆上河典農都尉焉又東北逕廉縣故城北地

郡其故城當參所治也在今靈州所界水受大河東北逕富平城所

在今所西南又北與枝津合在分裂以灑田圃北流入河

今無又東逕渾懷郭西元和志懷遠縣在靈州東北隔河

水隔河一百里其城本蒙又東北歷石崖山西山石自然有

恬亦築古謂之渾懷郭又東北歷石崖山西交若戰馬之

狀亦謂之畫石山又北逕朔方臨戎縣西封縣故城東在

今在平羅所東臨戎縣西一百二十里按三封屬朔方郡其故城

在今榆林衛界處夏州西南長澤縣北二十里又北逕

臨戎縣故城西舊朔方郡治又東逕沃野故城南元和志沃野

軍城北六十里即後魏六鎮從西第一鎮也刀雍上表云

臣鎮去沃野鎮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為難

又北屈南河出焉見後又北逾西溢於窳渾縣故城東西部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七

都尉治自縣西北出雞鹿塞漢甘露二年董忠送呼韓邪

單于出雞鹿塞後漢永元初竇憲出雞鹿塞伐匈奴是也

城今在廢又屈而東流為北河漢元朔二年衛青絕梓嶺

夏州西北又屈而東流為北河梁北河杜佑曰河經靈武

郡西南便北流凡千餘里過九原郡乃東流漢人謂之西

河自九原以東漢人謂之北河然北河之名秦已有之史

記惠文王後五年遊北河昭襄王十八年又之上郡北河是也

東逕高關南王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為塞山下至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巔

中斷望若關焉故有高關之名漢元朔四年衛青敗右賢

王於高關即此處也按高關在廢豐州城西又東逕臨河

黃河外劉昫曰高關北距大磧口三百里又東逕臨河

縣故城北城在今榆林衛西北又東逕陽山南漢書注曰陽山在河

名自高關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西皆北假也史記秦使

蒙恬北擊胡渡河取高關據陽山北假中是也按陽山即

陰山也山在中國之極北故陰山在北假中是也按陽山即

之北故亦謂之陽山徐廣云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其

也漢書侯應曰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岬

木茂盛多禽獸木冒頓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求出為寇是

其苑囿也孝武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

起亭隧築外城列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計陰

山縣亘千餘里直抵遼東非河南所能容益信徐說之謬又南屈逕河目縣左括地志云五原

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在河北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五原北假高樓施穀又南合南

河又東逕廣牧縣故城北流二百許里東會于河又南

逕馬陰山西史記音義曰五原安陽縣北有馬陰山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

東北漢朔方郡治元和志什貢故城在夏州朔方縣理北即漢朔方縣之故城詩所謂王命南仲城彼朔方是也漢武帝元朔二年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使校尉蘇

建築朔方亦謂此自漢至今常為關中根柢什貢之號蓋蕃語也無定河一名渼水一名奢延水原出縣南百步赫連勃勃於此水之北黑水之南改築大城名統萬城鄜道

元云蒸土加功唯又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朔方中部都

渠雖久崇墉若新又東逕西安陽故城漢屬五原郡城在廢豐州東北又

渠搜說見雍州又東逕西安陽故城漢屬五原郡城在廢豐州東北又

東逕田辟城南漢志五原郡成宜縣下云中中部都尉治原亭西部都尉治田辟辟讀曰壁原亭田辟

蓋皆縣界又東逕成宜縣故城南豐州界又東逕原亭城

皇清經解卷四十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南五原中部又東逕宜梁縣故城南五原西南六十里世謂之石崖城今在廢

豐州又東逕稠陽城南河陰縣故城北稠陽城即稠陽塞在稠陽縣西北後

漢永元初竇憲出雞鹿塞鄧鴻出又東逕九原縣故城南

稠陽塞即此城河陰漢屬五原郡更名五原秦始皇逐匈奴

秦置九原郡治此漢元朔二年更名五原秦始皇逐匈奴

並河以東屬之陶山築亭郭為河上塞徐廣曰陶山在五

原北元和志敬本古城在中受降城北四十里鄭虔軍錄

曰時人以張仁恩河外築三城自古未有敬本城周一萬

八百七十二步壕塹深峻亦古之堅守賈耽又東逕臨沃

古今述曰以地理求之前代九原郡城也又東逕臨沃

縣南又東石門水南注之水北注于石門郭東南沃逕臨沃縣西又東逕稠陽故城南五原東部都尉治在榆林衛廢勝州西南漢志稠陽縣北

出石門障得光祿城太初三光祿塞即此按中受降城本秦亭障西北至盧朐山謂之光祿塞徐自為出五原塞築九原郡地唐置天德軍元和志云武川城在軍北三百里後魏六鎮從西第三鎮也自北出石門障即光祿城古入匈奴又東逕塞泉城南又東逕雲中楨陵縣南又東逕沙

南縣北 河水南入楨陵縣西北緣胡山歷沙南縣東北兩山二縣之間而出余以太和中從高祖北巡親所

經涉縣 在山西去雲中城一百二十里縣南六十許里有東西大山山西枕河西南流脈水尋經殊羊川而去

次按緣胡山 今在山西西平鹵衛西北黃河西來折而南流處楨陵即廢東勝州也其故城在衛西北河東岸沙南故

城在西岸榆林塞外唐為勝州地經文當云又南逕雲中楨陵縣西又南逕沙南縣東則與鄜文所見者符矣從

縣東屈南逕沙陵縣西白渠水注之 河沙陵漢屬雲中郡水出塞外西南流入

又南逕赤城東又南逕定襄桐過縣西 河水於二縣之間有君子濟今在平鹵衛

又南樹頽水注之 水出東山西南流至沃陽故城西而南注于河沃陽漢鴈門西部都

尉又南大羅水注之 水上承樹頽河南流西轉逕武縣故城南又西南注于河武縣在善無西

百五十里又左得滴水口 水而注于河按平鹵衛西有呂梁山

滴水口當在今河曲 又南逕西河圖陽縣東圖水注之

縣西北天橋峽也 又東逕圖陽縣南又東出

注于河按今米脂縣西北有圖陰故城圖陽當在其東北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九

也圖音銀史記晉文公懷戎 又南諸次之水入焉 郡諸次

翟居于圖洛之間即此水 又南諸次之水入焉 郡諸次

山東逕榆林塞入長城又東注于河 按 又南逕離石縣西

榆林塞在廢勝州南界亦謂之長榆 又南逕離石縣西

奢延水注之 水西出奢延縣西南赤沙阜東流合黑水又東合走馬水又東入于河離石今永寧州奢

延故城在廢 又東逕土軍縣西 漢屬西河郡 又南逕上郡

夏州西南 又東逕土軍縣西 今為石樓縣 又南逕上郡

高奴縣東 明城即漢高奴縣也 又南逕河東北屈縣西

即夷吾所居邑今吉州 又南為採桑津 春秋僖公八年晉

北二十里有北屈故縣 又南為採桑津 春秋僖公八年晉

是又南逕皮氏縣西 今河津縣西有皮氏故城 北屈故城

也 又南逕皮氏縣西 今河津縣西有皮氏故城 北屈故城

西十里有風山 元和志風山在慈州 風山西四十里有孟

門山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

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滅禹疏通謂之孟門

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為黃河之巨阨此石經始禹鑿

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其中崩浪萬尋縣流千丈鼓若山騰迄於下口方知慎子下龍

門流駛竹箭非駟馬之追也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鑄迹遺功尚存

以今輿地言之河自大積石山東北流逕陝西西寧衛西

南塞外至河州西七十里入塞衛在行都司東南七百餘里黃河西自塞外流入經衛之東南與河州分水州在臨洮府西一百八十里西至生番界七十里有小積石山兩崖如削河流其中西南去大積石山

千餘里又東北逕州北合灘水又東北合洮水二水已見上文又東北逕蘭州西南湟水合浩疊水自西來注之洮府北

二百十里黃河去州二里闕駟所謂金城河也湟水自州西一百八十里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又東北逕州北夾河有二十里世舉謂西戎地曰河湟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十

五穀引河灌漑甚為民利又東北逕金縣北縣在蘭州東九十里黃河去縣六十里又東

北逕靖遠衛北舊名靖虜屬陝西都司本漢鶻陰縣地後漢建初中趙冲追擊叛羌於鶻陰河即此衛北有韋精山黃河自金縣亂山中來至衛西南百里烏

蘭關漢祖厲縣地也唐置烏蘭縣屬會州有黃河堰刺史安敬忠所築又東北逕寧夏中衛南去衛十五里地勢稍以捍河流

平河流益盛衛東南一百五十里有號鳴沙城西又東北逕枕黃河人馬行經此沙隨路有聲故號鳴沙

靈州所北所在寧夏衛南少西九十里本漢靈洲富平二縣地舊志云黃河千里一曲自澆河至故胸卷縣率東北流亦謂之河曲折而北逕寧夏衛東南衛屬陝西

曲而北流亦謂之河曲折而北逕寧夏衛東南衛屬陝西懷遠鎮乾興二年李德明城此為輿州以居景祐中元昊升為興慶府衛西至賀蘭山邊界六十里北至鎮遠關邊界二百里東至榆林衛界三百五十里漢富平縣地賀蘭

元和志保靜縣西南至靈州六十里山形勢相接迤邐向北經靈山在縣西五十三里東望雲山形勢相接迤邐向北經靈武縣又西北經保靜縣西又北經懷遠縣西又北逕定遠城西又東北抵河其抵河之處亦各乞伏山在黃河西從首至尾有像月形南北約長五百餘里真邊城之巨防山

之東河之西有平田數千頃可引水灌溉如盡收地利足
以贍給軍儲也顧景范云自寧夏以上民多穿渠溉田而
寧夏之利尤博蓋上流勢少緩無溢又北逕平羅所東名
決之患且泥沙未甚故引河爲宜也

平虜在寧夏衛東北一百二十里河去所十五里

賀蘭山在所西六十里鎮遠關在所北六十里

又北逕

榆林衛西出塞逕廢豐州西

衛本漢上郡龜茲縣地名元

統二年築榆林城天順七年置榆林衛治焉北至邊牆十

里其外皆戰國時雲中九原地也黃河自靈州所橫城堡

西折而北逕寧夏平羅入衛界廢豐州城在衛西北塞外

七百里本漢朔方郡之廣牧縣後魏爲懷朔鎮隋始置豐

州治九原縣明初廢杜佑曰豐州西至黃河八百里

折而東逕

三十里北至黃河四十里東北至黃河八百里

三受降城南

元和志三受降城景雲三年朔方總管張仁

愿所置也先是朔方軍北先突厥以河爲界

河北岸有拂雲堆神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酹求福

因牧馬料兵而後渡河時突厥默啜盡眾西擊突騎施婆

葛仁愿奏請乘虛奪取漢南之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

尾相應絕其南寇之路從之六百而三城俱就以拂雲祠

爲中城與東西兩城相去各四百餘里遙相應接北拓三

百餘里於牛頭牟那山北置烽城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

不得度山放牧朔方無復寇掠鎮兵數萬人顧景范云

中城在廢夏州東北八百里西城在廢豐州北八十里東城

在廢勝州東北二百里今按東城本漢定襄郡之盛樂縣

後魏嘗都此唐置振武軍元和六年以韓重華爲振武營

田和羅水陸運使重華請募人爲五百屯屯置百三十人

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中界極

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
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
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
折而南逕廢勝州東入塞
萬見韓愈送重華歸所治序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其東岸則平鹵衛

廢勝州城在榆林衛東北四百五十里

林縣元和志云北近榆林即漢之榆林塞雲中故城在縣

東北四十里東受降城在縣東北八里榆林關在縣東二

十里東北臨河自夏州朔方縣流入又經河濱縣東十五

步闊一里不通舡楫卽河濱關渡處名君子津杜佑曰勝

州東至黃河四十里北至黃河五里西北至黃河二十里

平鹵衛在山西大同府西少南二百四十里明置本漢鴈

門郡之武州縣隋唐以後爲朔州地元和志黃河在朔州
鄯陽縣西三百里遂自河西移置勝州於此日東勝州其
故城在今衛西北元志云唐徙東受降城於綏遠烽南卽
今州治也明洪武初改建左右二衛兵民皆耕牧河套中

寇益稀少二十六年城東勝永樂初移就延綏其地遂墟
今按自廢豐州西至廢勝州東黃河三面圍繞之地周數
千里謂之河套周曰朔方秦曰新秦漢爲朔方郡地隋唐
爲豐勝二州地明爲榆林衛北境自國初延綏受降而衛東
勝已莫禦天順六年元孽毛里孩阿羅山孛羅出三部始
入居河套屢爲邊患隆慶中吉能以俺答內附亦來款塞
抵邊牆北濱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亦一二
百里唯黃甫川之南雋家坪及娘娘灘羊園渡口爲最近
云

又南逕府谷縣東其東岸則河曲縣保德州

府谷在陝西葭州東

少北三百四十里黃河南流逕黃甫川東九里入縣界又
南逕縣東去縣百步河曲在山西太原府西北五百二十
八里黃河在縣西北府志云自縣東北故東勝州境轉而
西南流八十里至縣西北平泉村復轉西北流九十里至天
橋峽又南流入保德州界偏頭關在縣東北一百十里東
接鴉角山西通黃河其地東仰西伏因名偏頭保德在府
西北五百里黃河

岸則興縣

神木在葭州東北一百二十里黃河去縣十里葭州在延安府東北五百八十里黃河去州一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十一

里興縣在太原府崞嵐州西一百五十里黃河在縣西五
十里元和志嵐州合河縣黃河在縣西二里按今興縣西
北五十里有合河故城舊志云山西自河曲至蒲津
千五百里俱鄰陝西河最狹而於神木渡河爲尤易又南

逕吳堡縣東又南逕綏德州東其東岸則臨縣永寧州寧

鄉縣

吳堡在葭州南八十里黃河去縣一里綏德在延安府東北三百六十里黃河去州一百二十里無定河

在州城東即古奢延水以潰沙急流深淺不定故名臨縣

在山西汾州府西北三百里黃河在縣西八十里永寧州

在府西少北一百二十里寧鄉在州西南五十里黃河並

在其西元和志石州平夷縣黃河西去縣一百四十五里

定胡縣黃河去縣西二百步按平夷故城即今寧鄉縣又

治定胡當在永寧州界永寧本石州明隆慶三年更名

南逕清澗縣東又南逕延川縣東又南逕延長縣東其東

岸則石樓縣永和縣大寧縣

清澗在延安府東北二百三十五里黃河去縣四十五里延長在府東少南

在府東北二百里黃河去縣三十五里元和志延州延水縣黃河
在縣東八里門山縣黃河在縣東三十五里按延水故城
在今府東北一百十里門山故城在府東南一百八十里

河積石至于龍門之所經也

蔡傳李復云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

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

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

立大河盤東於山峽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

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余按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其所

以鑿誦說相傳但謂因舊修闢去其齟齬以決水勢而已

今詳此說則謂受降以東至于龍門皆是禹新開鑿若果

如此則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却在何處而李氏之學

極博不知此說又何所考也渭按安國傳言禹治河或鑿

山或穿地以通流此亦有所本鑿山卽闢龍門穿地卽鑿

石樓在汾州府西少南二百六十里黃河在縣西九十里
永和在山西平陽府隰州西九十里黃河在縣西六十里
大寧在州西南九十五里黃河在縣西六十里
八里孟門山在縣西南八十里與吉州分山
又南逕宜川
縣東其東岸則吉州鄉寧縣
宜川在延安府東南二百八
十里黃河去縣八十里元和
志丹州汾川縣西南至州七十里黃河在縣北七里河岸
頓狹狀似槽形鄉人呼爲石槽蓋禹治水鑿石導河之處
石槽長千步闊三十步懸水奔流龍鼉魚鼈所不能遊按
汾川故城在今宜川縣東七十里孟門山在縣東南二十
里黃河西岸山勢綿延與吉州孟門山參差相接卽文城
故縣西南三十六里河中石槽山也吉州在平陽府西
十里鄉寧在州東南六十里黃河在縣西七十九里
又

南至韓城縣東北龍門山在焉其東岸則河津縣

韓城在西安府

同州東北二百里黃河去縣十五里龍門山在縣北五十里
河津在平陽府蒲州東北二百里黃河在縣西元和志云
去縣二十五里卽龍門口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陸
不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
上則爲龍故曰曝腮龍門水經注曰其魚出鞏縣鞏
穴每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爲龍否則黥額而還 此導

呂梁也但不當云起自積石耳穎達復爲之說曰釋水云
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
門計應三千餘里龍門底柱鑿山也其餘平地穿地也言
自龍門以下亦然則其所穿鑿更遠矣李復謂起自東受
降城較安國所言爲近然計東城至安國嶺亦有千四五
百里如必須處處穿鑿豈人力所能及禹勞民亦不應至
此而二孔之妄又無論矣總由以導爲施功遂積誤相承
而不覺耳至其所謂鑿山穿地者亦只是因舊修闢非本
無水道而始開之蔡氏云云則又疑所不當疑也

孔疏謂積石在龍支又據釋水之文故云至龍門三千餘
里然其實不止於此約計有四千二百餘里若禹貢之積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

胡明經禹貢雜指

西

石更在龍支縣西南塞外一千二百餘里則自積石至于
龍門當有五千五百餘里也龍門以下記河行方向甚詳
而其上絕不言方向蔡傳云荒遠其所略也今按龍門以
上禹功所不加故數千里之河總括爲一句河自積石東
北流至寧夏折而北至廢豐州折而東至東受降城折而
南方向不一難於屬辭故略之非爲荒遠也河自積石至
龍門所行皆
雍州之域不可謂荒遠宋人見朔方
西涼不入其版圖遂以荒遠目之耳

禹導自積石爲中國河其水不復行戎翟之境及三代之
季雍州西北二隅每爲戎翟所侵秦漢以來屢復屢失大
抵河湟之外悉屬羌海雲中五原盡歸獯鬻河行其閒出
且入者再唐之中葉吐蕃盛強盜有隴西州縣遠近有司

不復傳宰相賈耽乃繪布隴右山南九州具載河所經受
為圖曰吐蕃黃河錄貞元十四年上之

藝文志有賈耽吐蕃黃河錄四卷

其繫之吐蕃者蓋本中國河行之地而時為吐蕃所據耽
志存經略故詳著之非謂河源之在積石外者也宋世亦
陷吐蕃及西夏元乃混一罔不賓服明仍以河州為入塞
之始而天順六年元孽毛里孩等人居河套羈縻不絕以
迄於今漢雲中五原一郡地遂不登版圖黃河之行其境
者世將不知為弼成之所及而州縣舊蹟置之不問矣故
余解導河於大積石以下黃甫川以上備攷古記敘次特
詳

附論河源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五

山海經曰槐江之山丘時之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泐水實惟
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其光能態其氣魂魂西南四百里曰崑
崙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河水出焉而南流注于無達赤水
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泐天之水泐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醜
塗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大杆是多怪鳥獸又曰積石
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

郭璞注云下都天帝都邑之在下者河水出山

東北隅赤水出山東南隅泐水出山西北隅黑水亦出山西
北隅無達泐天醜塗大杆皆山名冒猶覆也積石山在今金
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入塞內

渭按此第一卷西次三經文也是書山川之方鄉里至不

可為典要後世無從測算崑崙疑當在西域而不知其在
何國去玉門陽關凡幾許也

又曰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墟方八百里
高萬仞赤水出東南隅以行其東北西南流注南海厭火東
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流入渤海又出海外卽西而
北入禹所導積石山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
南入海羽民南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東又北又西南過碧
方鳥東

郭注云言海內者明海外復有崑崙山方八百里高萬仞謂其墟廣輪之高卑耳自此以上二千五百餘里上有醴泉華池去崑高五萬里蓋天地之中也見禹本紀吳任臣廣注云此文王崇慶疑其重出非有二崑崙也

按此第十一卷海內西經文也其山卽西次三經之崑崙
唯多弱水青水耳海內謂西海之內郭注云海外復有崑
崙者卽大荒經之所言也是書非一時一手作故文多冗

復謂此條重出者近是但考其河行之方鄉自崑崙東北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

胡明經禹貢鐘指

六

隅西流逕其北又西南出渤海外又西轉北入禹所導積
石山則崑崙反在積石之東矣有是理乎

又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
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
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
郭注云弱水其水不勝鴻毛河圖玉版亦曰西王母居崑崙之山

按此第十六卷大荒經文也漢書西域傳云條支國臨西
海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後漢
書西域傳云條支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據
此則海外崑崙當在條支國西海之南故經有弱水西王
母之說范曄西域傳論云甘英臨西海以望大秦距玉門

陽關四萬餘里而崑崙更在西海之南遠斯極矣禹本紀所云去嵩高五萬里者當指此山水經引以說西北之崑崙非也

爾雅釋水曰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郭璞注云虛山下基也潛流地中洄漱沙壤所受渠多眾水滲滂宜其濁黃

按爾雅比山海經差爲可據河出崑崙信矣離騷曰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閼風而縹馬閼風在崑崙之上白水其卽山下之河源乎然自漢以前但知崑崙在中國西北終未明在外國某地也

史記大宛列傳張騫使西域還爲天子言于寘徒賢反之西水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七

皆西流注西海其東則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其後騫死漢使窮河源河源出千真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大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烏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按張騫及後使者皆未嘗指于寘之山爲崑崙武帝自案古圖書以名之耳故太史公云不睹今其圖與書並不傳後世必欲求崑崙之墟唯葱嶺河所本者近是山海經之

方鄉里至不足憑也以理度之則崑崙當在葱嶺之西北而遠近終未可知多方推測奚爲乎法言病子長愛奇而子長却不敢言山海經之所言今人說河源動輒引崑崙以證是何其好學深思不逮子長遠甚而愛奇獨過之也漢書西域傳西域呂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隄呂玉門陽關西則限呂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與寘同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二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呂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六

按史敘兩源歷歷如畫了無可疑河神物也潛流所在多有何獨至於河而疑之但積石出爲中國河處恨古來無人目驗其狀耳然鹽澤受西域數大川之水隱淪之脈豈無所發越而遂止揆之以理殆非妄言

水經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

鄭注曰禹本紀與此同高

誘稱河出崑山伏流地中萬三千里禹導而通之出積石山按山海經自崑崙至積石一千七百四十里自積石出隴山郡至洛準地志可五千餘里又按穆天子傳天子自崑崙山入于宗周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灑水以西北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河首四千里合七千四百里外國圖又云從大晉國正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諸仙居之數說不同淺見未聞非所詳究不能不聊述聞見以誌差違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阪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

山海經曰南卽從極之淵也深三百仞唯馮夷

合流東逝通爲注賓河又東逕鄯善國北故樓蘭也其水東注澤澤在國北打泥城去陽關千六百里西域記曰南河自于闐東北三十里至鄯善入牢蘭海者也渭按澤卽牢蘭海北河又東北流分爲二水枝

流出焉勒國南又東北與疎勒北山水合北河自疎勒流

逕南河之北疎勒城南去莎車五百六十里西當大月又東

逕莎車國南渭按漢書莎車國王治東北河卽蔥嶺河也又東

溫宿國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東通姑又東逕姑墨國

南姑墨川水導姑墨西北赤沙山東南流逕姑墨國西又東

薨之山在匈奴之西烏孫之東山海經曰敦薨之水出焉而

西流注于坳澤出於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者也河水又

三十八里於西域爲中姑墨國王東至都護治所一千二十

一里焉者國王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山國又東逕注賓

城南渭按此卽上文又東逕樓蘭城南又東注于坳澤卽經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故大國地方

千里皆爲鹽而剛堅故蒲昌亦有鹽澤之稱其中洶湍電轉

爲隱淪之脈卽河水之所潛而出於積石也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

水冒以西南流渭按此二十字錯簡在前又東入塞過敦煌

酒泉張掖郡南今移置於此海經曰其下有石門河

外出於積石之山山海經曰其下有石門河

水冒以西南流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

簡在渤海之下蔥嶺之上遂來後人之彈射并其全經而

疑之而不知此非其本文乃妄庸人之所竄易也被見山

海經云河水出渤海西北入積石山遂以此經海外之海

爲渤海殊不知渤海之亦名蒲昌海也被見此經云河水

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遂謂積石距敦煌遼遠而

坳澤最近故移積石於渤海之下使坳澤與敦煌相接殊不思三郡界中實無河也蓋漢世河關以西皆爲羌中地河水所經人莫能覩故聊假三郡之南以表之非真謂河自鹽澤東流入玉門陽關也杜佑不察此意而以爲纂集之不詳固其宜矣若夫道元之注惟渤海以上博引釋氏怪誕之說甚覺無謂至蔥嶺以下發明頗多其言崑崙墟也曰淺見未聞非所詳究其言積石山也曰宜在蒲昌海下其言蔥嶺河也曰河源潛發分爲二水其言蒲昌海也曰洄湍電轉爲隱淪之脈正其謬而補其闕亦可謂精審之至矣杜佑詆水經并詆道元豈通論哉

又按山海經有兩崑崙一在中國西北帝之下都河水出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三

其東北隅者是也一在西北之南西王母所居弱水之淵環其下者是也水經敘河水主在西北者言而亦不能確指在某國其曰南流入渤海者猶鹽澤之隱淪也其曰又南入蔥嶺山者猶積石之顯發也然則自崑崙以至積石有二重源矣蔥嶺之顯發莫有能言其狀者而鹽澤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則山海經有云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此蓋與梁州之潛水入龍門大石穴下西南潛出者相似鹽澤之伏有奇狀則積石之出亦必有奇狀惜乎自漢以來二千餘歲曾未有一驗之者也

又按酈注言敦薨之水出敦薨之山而引山海經以爲卽

西流注于渤海出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者也夫敦薨在焉耆之北匈奴之西烏孫之東而崑崙近直其西南則崑崙之處所未有明確於此者是水爲河源無疑而葱嶺于闐之水皆旁源而非正源矣然釋氏西域記以阿耨達爲崑崙其山所出之水有北流入牢蘭海者苟以爲河源有何不可彼亦一崑崙此亦一崑崙安見敦薨之獨是也開嘗綜而論之西域之水注鹽澤者其源有四一曰蔥嶺二曰于闐三曰敦薨四曰阿耨達終不知何者爲正今所急者但當驗積石重源之有無以辨西域吐蕃之是非耳其孰爲崑崙孰非崑崙孰爲河源孰非河源愚不敢臆爲決也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

胡明經禹貢錙指

三

唐書吐谷渾傳太宗時其王慕容伏允數入寇貞觀九年詔李靖侯君集任城王道宗等率兵擊之道宗破伏允於庫山俘斬四百伏允西走靖等分軍追之又數破之君集道宗行空荒二千里閼月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舊唐書吐谷渾傳侯君集與江夏王道宗趣南路登漢哭山飲馬烏海經塗二千餘里空虚之地又達于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焉李靖傳軍次伏侯城吐谷渾退保天非谷靖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侯君集傳君集道宗歷破邏真谷踰漢哭山轉戰過星宿川至于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乃旋師與李靖會于大非川平吐谷渾而還

按此河源與史漢所謂河源者不同彼河源在西域此河

源只在吐谷渾界積石山流入爲中國河處蓋鹽澤潛流
重源顯發禹導河由此始故亦謂之河源也昔後漢段熲
追西羌至河首積石山亦出塞二千餘里而道宗謂諸將
曰柏海近河源古未有至者何也蓋柏海在積石之南頗
纒及其山而止未嘗度山南也今舊史曰踰積石山又曰
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則山海經所云山下有石門
河水冒以西南流者皆在其目中矣惜乎一時皆武人卽
有記室亦不過詞章之士不能諦視重源證明古志云

杜氏通典曰水經所云河出崑崙山者宜出於禹本紀山海
經所云南入蔥嶺及出于闐南山者出於漢書西域傳而酈
道元都不詳正所注河之發源亦引禹紀山經釋法顯遊天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

胡明經禹貢錙指

三

竺記釋氏西域記所注南入蔥嶺一源出于闐山合流入蒲
昌海雖約漢書亦不尋究又水經云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
有石門然後南流入蔥嶺據此則積石山當在蔥嶺之北又
云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並今郡地也夫山水地形固
有定體自蔥嶺于闐之東燉煌張掖之間華人來往非少從
後漢至大唐圖籍相承注記不絕大磧亘數千里未有桑田
碧海之變陵遷谷移之談此處豈有河流纂集者不詳斯甚
西域傳云河水一源出蔥嶺一源出于闐合流東注蒲昌海
皆以潛流地南下出積石爲中國河比禹紀山經猶校附近
終是紕繆此唯憑張騫使大夏見兩道水從蔥嶺于闐合流
入蒲昌海其于闐出美玉所以騫傳遂云窮河源也案古圖

書名河所出曰崑崙山疑所謂古圖書卽禹本紀以于闐山
出玉乃謂之崑崙卽所出使云是河也窮究諸說悉皆謬誤
孟堅又以禹貢云導河自積石遂疑潛流從此方出且漢時
羣羌種類雖多不相統一未爲強國漢家或未嘗遣使詣西
南羌中或未知自有河也寧有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
東北流見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
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又按尙書云織皮崑
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范曄後漢書云西羌在漢金城郡之
西南濱于賜支續漢書云河關西千餘里河曲羌謂之賜支
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
吐蕃中當亦非謬而不謂河之本源乃引蔥嶺于闐之河謂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

胡明經禹貢雜指

一

從蒲昌海伏流數千里至積石方出斯又班生之所未詳也
按吐蕃歷周及隋猶隔西羌未通於中國唐貞觀八年始
遣使朝貢太宗遣行人馮德遐往撫慰之尋復遣使隨德
遐入朝奉表求婚十五年以文成公主妻之杜佑所謂聘
使涉歷從此始也積石秦漢時爲西羌地晉永嘉以後其
地爲吐谷渾所據及高宗龍朔三年吐蕃滅吐谷渾積石
遂爲吐蕃地自後使命往來皆指吐蕃中水西南來與積
石山下河相連者爲黃河而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國中
西
南河之所出矣

唐書吐蕃傳穆宗長慶元年以大理卿劉元鼎爲吐蕃會盟

使

歐陽忞與地廣記作薛元鼎
蔡傳從之元史亦作薛恐非

使還踰湟水至龍泉谷西北

望殺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至濛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

元和志積石軍西南一百四十里有洪濟橋一水

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二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

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眾流色赤行益遠它水并注則濁故舉世謂西戎地曰河湟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磧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寢狹故號磧尾隱測其地蓋劔南之西元鼎所經見大略如此

按舊唐書吐蕃在長安西八千里蓋以其都城言之今元鼎所見紫山東距長安裁五千里度其地望當在都城東

北二千里矣吐蕃自言崑崙山在國中西南而元鼎所指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蓋

以爲崑崙者乃在其東北與吐蕃所謂崑崙者相去懸絕是大可疑也

元史地理志河源附錄曰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河止自積

石漢使張騫持節到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悶磨黎山然皆歷歲月涉艱難而其所不得不過如此世之論河源者又皆推本二家其說怪迂總其實皆非本

真意者漢唐之時外夷未盡臣服而道未盡通故其所往每迂迴艱阻不能直抵其處而究其極也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迹所及皆置驛傳使騎往來如行國中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既受命是歲至河州

州之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舉足浸高行一日至巔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闕闕出得其說撰爲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略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者附注於下按河源在土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

思本日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二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

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湧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爲大澤曰火敦腦

兒羣流奔湊近五十里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美

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驚成川號亦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南來名亦里赤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蘭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木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爲八九股名也孫幹倫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傳髦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卽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

思本日自渾水東北流二百餘里與懷里火禿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郎麻哈也又正北

流一百餘里又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又折而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而東流過崑崙山下番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高

峻非常山麓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過撒思加關卽關提地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

日至地名闕卽及關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喇別里赤

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

思本

日河過關提與亦西八思今河合亦西八思今河源崑崙以

自鐵豹嶺之北正北流凡五百餘里而與黃河合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鬣牛野馬

狼狽獐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

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鄰哈刺譯言細黃河

也又兩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

思本日自哈刺河與黃河

合正北流二百餘里過阿以伯站折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

二百餘里與乞里馬出河合乞里馬出河源自威茂州之西

北岷山之北水北流卽古當州境正北流四百餘里折而西北流又五百餘里與黃河合河水北行轉西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七

始有州治官府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

至積石州卽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

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

思本日自乞里馬出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與鵬稷河合

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流過西寧州貴德州馬

嶺凡八百餘里與邈水合邈水源自青唐宿軍谷正東流五

百餘里過三巴站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土橋站古積石河

來羌城廓州構米站界都城凡五百餘里過河州與野龍河

合野龍河源自西傾山之北水東北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

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踏白城銀川站與湟水浩疊河合

又東北流一百餘里又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沙河過應吉

理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卽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

至漢地南北瀾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

赤里也

思本日大槩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二

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
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按河源出吐蕃之崑崙自唐貞觀後已有是說杜佑歷詆
前載劉元鼎從而證明之其說遂牢不可破唯源發紫山
尚未分曉故元遣都實往探之果得之朶甘思西鄙東北
去崑崙有一月程明太祖實錄云鄧愈沐英討上蕃追至
崑崙山宣宗實錄云李英追安定曲先
賊踰崑崙山卽都實
之所謂瞻乞里塔也然則古書言河出崑崙者皆屬虛記
卽吐蕃自云崑崙爲河之所出亦妄談而不足信矣

錢謙益列朝詩集宗泐小傳曰洪武十一年太祖以佛書有
遺命僧宗泐領徒三十餘人往西番求之十五年得經還朝
泐有望河源詩自記云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黃
河爲抹處磔牛河爲必力處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

胡明經禹貢錙指

天

之水則流入磔牛河東北之水是爲河源子西還宿山中番
人戲相謂曰漢人今飲漢水矣其源東抵崑崙可七八百里
今所涉處尙三百餘里下與崑崙之水合流中國相傳以爲
源自崑崙非也崑崙名麻琿刺其山最高大四時常雪有神
居之番書載其境內祭祀之山有九此其一也

按宗泐取經還其所涉處南距河源尙數百里則是所謂
抹必力赤巴山亦聞之番人非目覩也磔牛河者雲南之
麗江源也蓋因朱思本言河源直麗江宣撫司西北一千
五百里故又附會爲此說然都實謂河源自平地湧出而
宗泐云出抹必力赤巴山都實自河源至崑崙行三十日
而宗泐云可七八百里百餘年閒見聞異辭吾誰適從哉

王鑿河源辨曰西域之跡發自張騫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遠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得之易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自昔言崑崙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圖迺在西南何也然則元使所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果河源乎未可知也又曰吾嘗考之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謂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獻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爲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元使所見其殆是乎若崑崙之墟彼固未之覩也又曰佛圖調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完

謂鍾山西六百里外有大崑崙又有小崑崙然則崑崙果非一乎崑崙之遠近不一河源惡乎定曰水經云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讎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流出于闐之南西北流與蔥嶺水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于闐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石爲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輒廢千古之論故爲之辨

按文恪以都實所謂崑崙未必真崑崙所謂星宿海未必真河源不可以一夫之目廢千古之論此言是也至其論崑崙與河源大意謂蔥嶺之河不始於蔥嶺自其西北崑崙之墟潛行地下東出爲蔥嶺河又東與千闐河合而東

注於鹽澤鹽澤水復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也其說本山水二經及郭鄴之注頗有根據然昔之言崑崙者實有二處一在西北爲河源之所出一在西南爲弱水之所環不得云皆在西北也若夫元使所見之崑明在吐吐蕃中而以爲卽漢武所名之山誤矣

又按吐蕃之源都實親見之殆非妄言西域之源具載於史漢豈爲虛記然近世往往疑西域而信吐蕃何也則以吐蕃之水與積石山下河相連爲有目者所共見而鹽澤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爲中國河者幽閔難知故也理有固然無足怪者故吾以爲欲辨二源之是非其樞要全在於積石積石之河果爲鹽澤潛流之南出也則必有卓詭之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三

狀與凡水不同者山海經云不周之山東望渤海河水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渤海卽鹽澤鄴道元云洄湍電轉爲隱淪之脈當其環流之上飛禽奮翮霄中者無不墜於淵波河水之泆也如是則其南出於積石自地中而上奮溢溢洶湧之狀倍奇於鹽澤可知也水經云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而道元絕無所發明則以積石久沒於羌中人不得至其地驗其形故無可言也獨怪唐人頗有知大積石者聘使往來身歷其地見吐蕃之水自西南來卽以爲河源而不能於積石之下詳察重源之有無是爲可恨耳元柯九思序河源志云太祖征西夏取西涼府遂至黃河九渡九渡卽也孫幹倫河也世祖徃於舊聞久謂黃

河出吐蕃中特以九渡之南導源未悉故遣都實一探之
都實往還驛路畢景奔馳經史遺文絕不留意卽如積石
爲大禹導河之始漢時東去河關縣千餘里今以朱思本
記求之當在河折而東北過西寧州處都實身歷其地而
不知而以唐之積石軍爲積石况能察重源之有無邠元
之君臣不學無術無足深責後之學者憑一時之記注而
直斥史漢爲誕妄則過矣自王文恪著辨以來學者始稍
稍尋繹前載然天下之事情有古是而今非者亦有古非
而今是者執一以論卽非通人使積石之地果有重源顯
發之迹則漢史爲是元史爲非苟無其迹而唯西南一大
川自吐蕃來數千里與積石之河相連則亦不可謂非河
源矣蓋山川出沒靈變無方必得淹通經術之士及一二
精於物理者足踐其境目察其形心識其所以然而後可
以斷古今之是非非張騫都實輩所能辦亦非書生之筆
舌所能爭也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三

